



烽火山

著 畢 鏡

行 印 社 浪 波

目次

- 一、自序
- 二、狂歡之夜
- 三、V字走運了
- 四、和平之光 勝利之音
- 五、重慶的食
- 六、重慶的衣
- 七、重慶的住
- 八、重慶的行
- 九、除夕的鏡頭
- 十、視察員到了
- 十一、招牌哲學
- 十二、洞的故事
- 十三、中秋夢
- 十四、重慶的「勃洛克」
- 十五、重慶相士
- 十六、紳糧的慘劇
- 十七、見習車夫
- 十八、文官羣像
- 十九、特種職業婦女
- 二十、理髮師和擦背匠

- 二十一、較場口的旋律
- 二十二、米亭子素描
- 二十三、天上降了黃金
- 二十四、會仙橋風光
- 二十五、冬令時裝展覽會
- 二十六、聖誕老人在重慶
- 二十七、奔騰澎湃從軍潮
- 二十八、東京挨炸速寫
- 二十九、閑話「駕駛人員」
- 三十、德政的兩面
- 三十一、擦皮鞋的祖師
- 三十二、大衣的故事
- 三十三、記一位盲人
- 三十四、新動物園
- 三十五、月亮圓的時候
- 三十六、垃圾的故事
- 三十七、快樂忘形
- 三十八、二房東
- 三十九、豬肉開禁了
- 四十、流行病
- 四十一、霧之晨
- 四十二、燈的變化
- 四十三、偷電偷水二幕劇
- 四十四、大脚女人和小脚女人

謹以此書獻給敬愛的朋友

魯軍

自序

這裏所收集的幾十篇小品，是近一年來在重慶各報副刊所發表的，我覺得自己的寫作能力太貧乏了，在一個相當的時間內，僅寫了這一點點。

在重慶，因為是戰時的緣故，一切條件都談不上水準，生活很苦，營養不良，自然產生不出好的作品來。不過，我的寫作態度是這樣的：不求虛偽，不求粉飾太平，我覺得文藝的作用在反映現實，領導社會，我們祇要能忠實的報導社會的黑暗面，反映社會的腐敗處，以供專家來改造，糾正，就算盡到了責任了。

所以，在這裏，雖然沒有璣珠般的美麗文字，雖然沒有特別使人興奮的材料，但是却有熱血和眼淚，嬉笑和怒罵，也許會使每個讀者發生一種同情和異樣的感覺。

我想：如果我的預料沒有完全錯誤，那末，這一點極微小的同情和異樣的感覺，就是我的收穫了。

我沒有什麼理由，也沒有什麼囁嚅的話要在這裏自我介紹。我以爲「烽火小品」對於這次偉大歷史的轉變，還有着它紀念的價值，於是我就在十分困難的環境下，把它印行出版了是爲序。

魯軍 三十四年十二月於重慶

狂歡之夜

八月十日晚八時，當大地掀開了夜的幕簾，街頭巷尾正吹過了熱風，傳遍了熱浪的時候，忽然從美國新聞處裏傳來一個驚人的消息：

——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公告，向中英美蘇提出投降！

這消息像一個霹靂，像一陣急雨。頃刻間，報館繕寫張貼的「號外」，商店居戶的鞭炮，看熱鬧的人羣，公私大小中外的汽車，勝利的微笑，……都一齊奔騰，飛躍，哄動在街頭。

人的潮在街上湧來湧去，發爆的火藥氣味瀰漫在空氣中，一百幾十萬顆心在跳躍，幾百萬條血管要迸裂……

×

×

×

「頂好！頂好！」

「哈囉！頂好！」

天真俏皮的美軍，坐在一「吉普車」上，一路放着鞭炮，翹起大拇指，中國的頑皮小孩噙

「當然是真的！」

「有沒有號外？」

「沒有！」

「那裏來的消息？」

「美國新聞處！」

「報館裏已經寫着很多的「號外」貼在玻璃櫥窗上了！」

「……」

「你的那位太太怎麼辦？」

「你是說？……」

「重慶的「偽組織」太太！」

「是呀！家裏的沒有離婚，這一個又不肯作小，真傷腦筋！」

「……」

「你打算幾時結婚？」

「不一定！」

「抗戰勝利了，你再不能「國難期間」「一切從簡」了！」

「哈！哈！哈！哈！……」

×

×

×

電影院裏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幻燈上放出一張標語：

「美國新聞處廣播

日本無條件投降」

於是，電影停止了五分鐘，大家一致熱烈的鼓掌慶祝！

×

×

×

音樂廳（就是跳舞場的變相名字）里傳進了這個消息時，全體「善男信女」一致擁抱，狂舞幾十分鐘，並且，他們更得到「延長二小時」的機會！

這一夜，紅一點的「舞星」，跳到十五六萬元法幣，比起那些窮酸的辛苦的公務員來，真是一勞逸不平均了。

謝謝勝利！謝謝日本投降，她們發了意外的「勝利財」！

×

×

×

這些人的潮，人的激流，一直到了十二點鐘才漸漸消失。

但是，接濟而來的，是鑼聲，鼓聲，和探照燈的滿天交叉着的光明的V字。

飲食店里發了一筆財，大家因爲興奮得過度，消化慾加強，肚皮餓了，於是，不論大小館子一律宣告「客滿」！

還有鞭爆店的老闆，也是生意興隆，利市百倍。一個個都眯着眼睛大笑不止！

×

×

×

全重慶的人在慶祝勝利，全重慶的心在跳躍，全重慶的情緒在沸騰！

狂歡，狂歡！

整個重慶瘋狂地浸沉在勝利的興奮中！

V字走運了

這年頭，一切都得要走運才有辦法。

在「國際路線」開通以後，凡是「洋」的東西都會走運，譬如英文字母，「A B C D」可以代表「中英美蘇」，當「勝利」一經來臨，「Victory」就簡寫成「V」字，於是V字走運了。

從八月十日日本宣佈接受中英美蘇投降勸告後，重慶各地就立刻出現了十萬零八千個V字，直到九月九號。

電力公司總公司的四層洋樓上，從頂上掛到底下，幾百個光亮的燈泡，接成了一個全市最大最亮的V字。

較場口大會場上，用紅布紮成一個大V字，算是重慶第二位大V字，上面也有疏疏落落的電燈。

精神花園金城銀行屋頂上，也用木板做成一個大V字，漆着紅色，配着電燈。

每一座松柏的牌坊上，不成問題的，也都有一個個大大小小的V字。

九架飛機在天空散傳單，標語。這些標語傳單上也都有V字，飛機在市空繞了三圈，隊形也排成V字。

「和平之光」的探照燈，在天空也交叉着若干的V的。

街頭巷尾的壁報和每家的標語上，也繪着印着V字。甚至連標語張貼的形式，也是V字

投機份子設計了三種「勝利紀念證章」，每枚二百元，上面也有V字。

各機關，團體，商店，學校……的門首，當然更有各種形式的V字。

我真替V字慶幸，V字在重慶真走運了。

可是，南京，上海，漢口，北平，廣州，青島，以及若干的大都市中，當着敵酋簽訂降書的時候，不也一樣的到處有V字嗎？

記得當美國的B-29式超級堡壘轟炸東京以後，重慶立刻有了「超級」的牙膏，肥皂，紙烟，以及其他日用品，現在V字走運了，俏皮的投機家們馬上會採作商標的。

有人說：「月亮是外國的好」，有人說：「冬至是外國的好」，又有人說：「老婆是外國的好」。現在我可以說：V字也是外國的好。因為V字原來是外國的字母，而這一次勝利的到來，我們得到外國朋友的幫助也不少啊！

假如把聯合國每一個城市鄉村，大大小小，紅紅綠綠，的V字全搜集起來，這V字簡直多得無法統計，不勝枚舉了。我想祇有用「V天V地」這句話來包括了。

這年頭，一切都得要走運才有辦法。

V字走運了！

和平之光 勝利之音

從八月十日到九月九日這一個月中間，大家由於日本投降的勝利歡欣，立刻結束了過去沉悶的苦痛的生活，有的準備着復員，有的計劃着未來的一切，有的在預備還鄉，另起爐灶

！

中國戰區日本投降的簽字典禮，原定九月一號在南京舉行，後來一再展延到九月九號，於是「重九」又成爲歷史上一個吉利的日子了。

老早，重慶就紮起松柏牌坊，但是，經過日曝風吹，等到九號那天，這些牌坊已失去了新鮮的色彩，於是在八號的夜晚，忙得工匠們開了個通夜的夜工。

所以第二天（九月九日）一早，各處，每條馬路上的牌坊全煥然一新，換上另一番面貌了。

×

×

×

南京是九月九日上午九時舉行簽字典禮。

重慶在九月九日上午九時，也舉行了一個「慶祝勝利大會」，舉行地點在校場口，難爲

了專家們的設計，會場佈置相當講究，一座司令台，四面八方有中英美蘇各大領袖畫像，會場四週旌旗森嚴，這些全是三十二個聯合國的國旗！主席台的天空，一個巨大無比的V字之外，還有一個旋轉的「時代的巨輪」，和一個大地球。

開會的人數當然是破天荒，一路上，看遊行，看化裝宣傳，看熱鬧的人擠得水洩不通，一直擠到大會會場。

從街頭望過去，旗傘招展，從民族路到精神堡壘，到較場口，一座座不同形式的牌坊，一列列遊行的隊伍，一堆堆擠攘的人羣……。

領袖戎裝出巡，坐在敞車上，不住的點頭，揮手，微笑。……

大會後，遊行開始。

在這些行列中，有榮譽軍人，有出征軍人家屬，有盟軍，有公務人員，有軍人，有農民，有黨團員……

各種各樣的隊旗，代表着各種各樣的隊伍！

隊伍過處，人聲大吼，鞭爆聲大作！

陪都的慶祝節目，一共是三天，包括慶祝大會，勝利遊行，演戲，放電影，演講，廣播和其他。中間有二項特別節目，值得提出來介紹的，第一是「和平之光」，第二是「勝利之音」！

和平之光是什麼？在戰時，重慶的空襲次數最多，所以，防空設備也最完善，大批的探照燈，照空燈，原來用作照射敵人的飛機的，現在，抗戰勝利了，這些工具再沒有什麼用處，於是，爲着使陪都同胞增加回憶的警惕，在敵人投降的時候，應該再作最後一次的放射，所以，把它改名「和平之光」。

這天晚上，「和平之光」閃爍在重慶的天空，使每一個積有數年空襲經驗的人，發生無限的今昔之感！

勝利之音，就是過去發「警報」的各種工具，譬如工廠輪船的汽笛，教會寺廟的銅鐘，警報器，小鑼小鼓等等。現在因爲勝利，也作最後一次的使用。

到了九月九日九時正，除了一百〇一響「勝利炮聲」之外，上面這些警報器一律鳴叫敲打五分鐘，這就謂之「勝利之音」！

×

×

×

過去的陰歷九月九日，是重陽節，我們要登高跳覽，要吃米糕，來點綴這個一年一度的

佳節。

勝利以前的九月九日，已經政府明定爲「重九」體育節，體育家們要舉辦爬山比賽，游泳比賽等節目。

今年的九月九日，民族革命的對日作戰已獲勝利，野心贖武的日本軍閥在南京簽字投降！

九月九日，實在太值得紀念了，實在太光榮了。無論在歷史上，在習慣上。在季節上

重慶的食

一個在重慶住上一年半載的人，要是他不是一個「閉門自守」者，或者他患着長時期的病症，對於重慶的食，一定命有着相當的瞭解。

重慶是一座山城，上上下下，交通不便。所以重慶沒有像上海南京這樣的「包飯作」，可以供給公務人員或者商號店員工廠工人，或者學校教員學生的膳食，所以他們的伙食，都由同仁自己組織「伙食委員會」，或者在外面「打游擊」的。（商店自然有些例外，是由主人供給。）

因為這個原因，每月以很少的代價，和十分粗糙的「平價米」來辦理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經常的伙食，其好壞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伙食一壞，大家都有一「食不飽」的感慨，於是「營養不良」，「枵腹從公」……等的字句都會用作口頭禪，一些沒有什麼負擔的，或者腰纏千萬的，便祇有採用「上館子」這一個方式了。

×

×

所以，我們先談重慶的「館子」。

重慶的館子，真是五花八門，包括東南西北的口味，綜合起來，可以分做下列幾種。

第一，四川味。道地的本地味，重用辣椒，一個在四川住得久了的下江人，居然也會感到興趣，或者竟成了習慣。四川館子的特別菜單，是「回鍋肉」，一種先煮後炒的肉片，是「豇花」，比豆腐腦略老一點的豆腐，是「豆瓣魚」，很辣的魚。……等等，其他的吃法雖是大同小異，但各有他的特殊的地方。至於四川幾樣土產做菜，為別地沒有的，則有「冬筍菜」，「苦瓜」，「地瓜」……。

四川館子的作風顯然有些不同，他們的「僮官」叫「么四」，開始營業前要掛一塊「開堂」的牌子，停止營業則換上一塊「畢」字的牌子。

第二，下江味。「下江」兩個字的含義頗廣，湖北人叫江蘇，浙江，安徽，江西，廣東等地人為「下江人」，四川人連「湖北人」都稱為下江人，所以，「下江味」也包括了蘇，浙，皖等地的口味。

下江館子以小吃為主，飯食，酒席次之。招牌也大都雷同，譬如「三六九」的湯糰，饅頭，「五芳齋」的麵食，菜飯，「樂露春」的小酌，滷菜。於是，重慶就有幾十家「首創」的「三六九」，十幾家「五芳齋」或者若干家「樂露春」。至於菜館，當然也很多，恕我在這裏不代作義務廣告，不過，歸根結蒂，下江館子的願主以下江人為多，其味道當然是我們

大家熟知的「甜」「淡」等等了。

第三，廣東味。重慶的一百三十多萬市民中，廣東人當然也不少，並且，據四川人的傳說，大部的四川人是廣東人移殖而來，假如這些話是可能的，那末，四川的廣東人將佔着一個極大的比率，所以重慶的廣東館子是那末的多了。譬如冠生園，在重慶就有七八處之多，其他如「大三元」，「廣東大酒家」「國民酒家」……大都以「粵菜」「粵茶」「粵點」爲號召，那些道地的廣東人或者充當廣東人，就朝朝暮暮川流不息的擠進擠出。

第四，教門味。重慶的「清真」館子可也不少，大都是範圍不十分大的小館子，有一家「百齡餐廳」，却兼有「廣東」，「教門」二種作風。此外如中西餐館，多得不能枚舉。

重慶的吃食店還有一種畸形的發展，就是「文化餐廳」，他們的範圍超出於「食」以上，有些兼辦「寄宿舍」，有些辦理「飲冰室」，甚至「跳舞廳」，他們藉着一塊招牌：「×文化協會飲食部」，「××餐廳」做護身符，實際上由商人承包，逃避捐稅！

在戰時，除了發國難財，貪污，走國際路線的特殊階級以外，大部份的人是很苦的，除了星期，紀念日，或者有朋友自遠方來之外，他們進館子的機會很少。

至於重慶的本地下層老百姓，他們的生活更清苦，食的條件幾乎在水平線下，當然更談不到吃體子了。

重慶的衣

重慶雖是戰時首都，但畢竟他是中國四川的一個城市，在同一個國境內，談到「衣」的一個問題，自然不會有十分異樣的地方，因為衣和食兩樣，食還有口味不同，衣服當然不會有過份的差異，除了質料的好壞，和式樣的中西以外。

依照我們敘述的便利，還是先從公務人員說起：

在中央機關的公務員，他們還有一種享受，每年發給一兩段呢子，或者布匹，或者相當的代金。至於軍人，也是照例由公家供給服裝，所以當他們走在街上，還相當表現整齊，可是，一些附屬機關，地方機關，小學教師，他們的收入既微，又沒有什麼製裝費，以致「補不勝補」「鶉衣百結」「衣衫襤褸」了。

同時，社會上還有著「只重衣衫不重人」的風氣，於更，這些公務員們就處處遭受他人的歧視，甚至一個店員在你向他購買東西時，會板着面孔說話，一個黃包車夫見到你是窮公務員而不拉你，至於那些大腹便便的好商和「一夕千金」的妖豔的女人，更會處處表示出對你的鄙夷和輕視。抗戰八年來，這些事情多着呢。可是，天地間循環的道理是絲毫不爽的。

，當「天亮」的時候，日本投降的爆竹聲中，放出了「物價下跌」的後果，跟着黃金美鈔跌價了，百貨匹頭跌價了，這些平日趾高氣揚的「國難商人」「投機取巧」者，大倒其「勝利楣」，弄得垂頭喪氣，而這些公務員們反因為待遇提高，或者得到「勝利獎金」，「安家費」「治裝費」「遣散費」等一批巨款，生活安定下來，形成一個對比。

一般的說來，在重慶街上，男人的服裝沒有什麼特異的地方，還是西裝，中山服，長袍，馬褂而已。直到大批盟軍來華，重慶街上才發現另一種服裝，那便是「美軍」的制服。至於女人，那花樣就時時翻新了，譬如旗袍的長短，腰身的大小，「茄克」的顏色，毛線衣的花紋，大衣的領口……都得時時別出心裁，來表示他們的爭奇鬥妍。

重慶專門有一條「衣服街」，不過這裏的衣服全是半新的舊貨。重慶的新衣店分佈在民族路，都郵街，等的熱鬧街市，最貴的時候，一套英國毛呢的西裝，要法幣三十幾萬元，以法幣一元折合偽幣二百元來計算，就該偽幣六千萬元，這個數字相當驚人，自然不是平常人可以做到的。好在，重慶的「拍賣行」「委託公司」林立，中間不乏價廉物美的衣服，所以公務員們還可以在這裏挑選一兩件不大合身的舊衣，聊以「裝飾門面」。

戰時一切都在畸形發展下，自然常有不合理的事情發生，譬如一個目不識丁的理髮師，西裝革履的徜徉在街頭，一羣粗魯愚笨的小販們，穿得衣冠楚楚的，其實却是「金玉其外」

「敗絮其中」，常常會使人發笑。

日本投降後，外省同胞紛紛準備回鄉，於是街頭巷尾就鋪滿了地攤，出售的物品，真是琳瑯滿目，美不勝收，其中不乏便宜衣服，一些缺乏衣服穿的窮朋友們，真是機會來了，化上少數的代價，便可以任意的選擇採購。

末了，讓我說一說重慶本地人的「衣」吧！

當我沒有到四川以前，一位朋友的太太告訴我，重慶人對於衣服很講究的，即使是一個老媽子，也穿長衫子。當我一到重慶，這句話立刻給我證實了。真的，在重慶，不論是女傭人，車夫，担水者，泥木石工，以及販夫走卒，他們一律都穿着長衫，他們的布質多半是藍布，不過由於各人的經濟狀況不同，而有新舊之分吧了。由此，可見，重慶人對於「禮節」的重視。

但是，他們也有不調和的地方，譬如在冬天，他們還大都穿着「單」的長衫，在吃「喜酒」的時候，長衫下面却配着一雙赤足草鞋。

重慶的住

抗戰以前，重慶才幾十萬人。抗戰以後，重慶人口，由幾十萬而一百萬，而一百三十萬。一方面，固然由於都市的繁榮，一切都在建設，但是，在物質條件缺乏的限制下，在土地面積的限制下，建築的房屋和增加的人口比較起來，却成爲一個相當距離的數字。

於是，重慶的「住」就形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重慶天天鬧着房荒！

×

×

×

據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以後，世界各大都市也都在鬧着「房荒」。譬如華盛頓，紐約，倫敦……這裏有一個關於紐約房荒的故事，雖然事近滑稽，但可以作重慶房荒的寫證。

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位正需要找房子的人，在一座橋上走過，看到一個人在水裏喊救命，他便馬上跳下橋去，泅到水很深的地方，把那人救到水邊，問明了那人的姓名和所住的街道門牌號數之後，又把他推入水中，不顧身上衣服很濕，匆匆忙忙奔到那裏。

門牌號數找到了，門正關着，他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門，門開了，房東探出頭來，不耐煩的問道：

「先生，你有什麼事？」

「你們這裏有一位×先生嗎？他因為有事他去了，他願意把這間房子轉讓給我！」

「他要回來的！」

「一定不會！」

「你為什麼可以肯定？」

「可愛的房東先生：不瞞你說，他已經掉在××河裏，快裏淹死了，剛才，五分鐘前，我親自看見的。」

房東至此哈哈大笑，接着說道：

「先生：你的話不錯。可是，很抱歉，你來得太遲了，因為那個推他下河的人，在十五分鐘前已經搬進來了……。」

「???:.....」

×

×

×

這個故事當然是杜撰的，可是，我們却能明瞭在戰時的大都市找一間房子是怎樣的困難

了。

在重慶，因為是戰時首都所在，中央地方機關林立，原有的公私學校，全給機關佔住了，一些老軍閥，「土皇帝」的「公館」「別墅」也全作了部署。再加上這些機關的公務員和他的眷屬親戚，於是不論大街小巷，都擠得滿坑滿谷。

當然，重慶沒有像上海那樣，有着很多的住宅區，有着很多的「前樓」「後樓」「亭子間」，所以亂七八糟，擠得一塌糊塗。又因為重慶是山城，建築不十分容易，再加上內地建築物資的缺乏，戰時軍用品的統制，所以，在建築學家的眼光看起來，重慶的房屋，百分之八九十是「偷工減料」的不合「標準」的。

譬如說：上海南京有洋房，重慶的洋房就是「假洋房」，真洋房用的是鋼骨水泥，假洋房用的是竹片，石灰，泥巴，真洋房可以抵擋砲彈，假洋房連下一陣雨吹一陣風也會倒塌下來，演成慘劇。

當重慶大轟炸時期，到處可以見到斑斑剝落的假洋房上的泥巴，竹片，和搖搖欲墜的殘壁斷垣，這些就是重慶的假洋房了。

可是，重慶也是有着真資格的洋房的，像川鹽美豐大廈，不過是很少很少吧了。大多數的「洋房」是「徒有其外」，是「中西合璧」，換句話說：就是一間原來的老房子，加上一

個西式門面，就算是「洋房」，這是很普遍的。

讀者也許更不會相信，重慶還有比假洋房更不合「標準」，更不安全的房子，那就是用木條架的，用竹篾捆紮的房子了。

在每一處江邊（重慶人稱河邊），因為是坡形的緣故，要照一般的情形，用磚石堆砌是不可能的，於是，聰明的（？）泥木匠想出了一個辦法，用木條竹篾捆紮。

你以為木捆篾紮的房屋不堅固嗎？他裏面照樣地住着幾十人甚至十幾戶，而且很少修理的。他的妙處當然在工人手藝的高妙。這些木架房子的屋頂，不一定用草，大部份都是蓋瓦的。而他的四週圍的牆壁，全是用的木板或者竹片，好處在於輕便，經濟，但是，壞處却在於容易引火，往往一處發生火警，便釀成了悲慘的巨災，尤其是那幾年轟炸期中，儲奇門一帶，全給敵人的硫磺彈燬滅了。

最近大川實業公司已經發明一種「石棉瓦」和「石棉板壁」，用作房屋，既經濟却可防火災，重慶已建了一座作「模範」的「標準住宅」，如果以後能大量採用，重慶的「住」的問題就可以根本解決了。

這裏，再說一說重慶的「旅館」。

因爲「房荒」的關係，重慶的旅館就經常的「客滿」了。一部份有錢的公務員經常包着「長房間」，一些來往的旅客也是一絡繹不絕」。在重慶，你要是沒有一點辦法，或者沒有一些熟人，你會幾個月找不到一間房間。而那些旅館的價格既高，設備又差，也不是十分理想的

地方。

重慶的旅館有上中下好幾等，大的頭等旅館，還不及上海的三等旅館，至於那些掛着「高人下馬」「學仕停車」的「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小旅館，更不是我們這些人敢「聆教」的了。

重慶的行

談過了重慶的食衣住，最後談到「行」。

這裏所指的行，當然是「行路」。

在以往，我常常聽到「行不得也哥哥」這句俗語，大家對於「行路難」之後，往往有一種感慨，於是便引用這句話。

可是在戰時的首都重慶，這句話已經成爲家常便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

我曾經引用古人的「出無車」，「食無魚」，兩句話描寫重慶在戰時的二種現象。其實，每一個住在重慶的人，都會深深的感到重慶行之困難。

先從水路說起。

重慶的地勢三面是水，自然交通以水爲主，無論是長航短航，過長江，渡嘉陵，都非靠船不可。那些長航的船，班數既少，噸位又小，每一次總是爭先恐後，或者造成「黑市」，

「黃魚」等不合理的現象。短航輪船的上下，雖然無須在船上過夜，但是每一次的秩序終是欠佳，你擠我攘，常常演成慘劇。

至於過江的輪渡，因為班次較多，情形稍好。

x

x

x

重慶有一種新興的玩意，新興的交通工具，就是纜車。這種纜車在中國行的工具中還是首創，上海，南京，北平等大都市也沒有。重慶是山城，纜車在這裏就發生了最大的功效。

從重慶望龍門碼頭上坡，築成一根弧線，有兩根鐵軌，車子的構造和電車相倣，依着地勢的陡斜，座位也排成梯形，兩端各有一個站，頂端有發動機，推轉一個很大的齒輪，因而旋轉，牽動鐵纜，拖動一列上，一列下的車子。

起初大家都以為不安全，很少有人去乘，也有些好奇的人，前去試試。在試車期間，曾經發生一次危險，死傷幾人，後來經過改善，現在還很安全。不過，這個工程建築的動機，當初完全是為了盟軍。今後重慶人口減少，他的效用會「與時俱滅」的。

x

x

x

現在，我們再說到陸上。

重慶陸上的交通工具有公共汽車，馬車，人力車，轎子等等，為了便於敘述，我想分別

說明於次：

公共汽車。顧名思義，應該是便利大眾的。然而，某一個時期，却完全相反，車子少而壞，加上馬路的高低不平，使人在相當時間等候之後，還要遭受顛簸之苦。起初，重慶公共汽車上車秩序很壞，後來經過整理，開始由木柵而變到站單人的木板，漸漸的養成了一站班一，「排成單行」的習慣，現在已經能够「魚貫上下」，很有秩序了。同時，由於美國租借物資的到來，新的車輛已經開始在重慶市區行駛，這些新車上面漆着「租借法案物資」等字樣，很是美觀，現在等候公共汽車，再用不着站得「頭昏眼花腿酸脚麻」了。

至於長短途的班車，因為都是老爺車的關係，依舊還很困難。在過去，往往一個旅客等上一兩個月還購不到車票，後來，成渝公路發明一種「特別快車」，就是增加百分之幾十的車費，在很短時期內可以上車，但是，這是多麼不普遍呀！

這裏有一首打油詩，可作「長途客車」的寫證：

一去二三里，

下車四五回，

拋錨六七次，

八九十人推。

重慶的馬車不在城區行駛，他從市郊的牛角沱，開往疏建區的化龍橋，小龍坎，新橋，歌樂山等處。

這是交通部經營的事業之一，因為車輛的缺乏，往往反不如步行。因為馬車是逢站換車的，這一帶又因為學校，工廠很多，常常會宣告客滿，幾次挨號等車，步行早到目的地了。

據說馬車站和馬夫是拆賬的，一個馬夫如果有兩匹馬，而他每天的收入可以抵小公務員半月的薪津。

坐馬車的壞處是吃汽車的灰塵，優點是當那皓月當空，大地如洗之夜，和密友唧唧談天，這種情景很富有詩意的。

說到人力車，坐起來也不覺得什麼舒服，因為山城的馬路高高低低上上下下的。

詳細情形，見本書「見習車夫」一篇，這裏不再多贅。

最後，該說到轎子。和轎子相做的，還有一種滑杆。

起初，重慶的轎子是滿街走的，祇要你願意，你可以和汽車同樣的「競走」於大街之上

，可是，後來因爲兩個轎夫祇抬一位乘客，太不科學化，現在除了碼頭或者上下坡以外，平地的馬路上，已經不准通行。

這樣，轎夫的生活不是成了問題嗎？請你不必替他擔憂，他們總會想出辦法來的。辦法是什麼？就是在轎門上掛一個紅十字的小木牌，表示是病人的意思，其實，那些懶惰的非病人也常常坐在裏面，這樣，他們便可以平安的通過鬧市了。

至於滑杆，是一種極簡單的「轎子」，用以行走迢遠的山路，確是非常「安逸」的。

除夕的鏡頭

地球又轉了一週，轉完了一九四四年。

除夕了，我喝醉了大糶酒，帶着我的最新式的照相鏡頭，蹣跚在馬路上，攝取除夕的街景。

這是繁華的商業區。公司裏正忙着結算賬目，現金日記，總分類，進貨單……堆得一疊疊的。經理先生的套着三枚白金戒指的手按在算盤上，兩隻眼珠子要掉下來似的，一筆一筆的看會計主任，別一些職員也咧着嘴，明天就可以分到××萬的紅利了。於是，皆大歡喜（小雜貨店早收了門，在一盞二百支的電燈光下，擺着一張圓桌面，整鷄整鴨，大魚大肉，金勾海參，正在桌上開着展覽會，酒杯碟子早等着人來調動，但是，圍在桌子四轉的人，還在「請請」的推讓着。）

第×屠場裏，正在開着「夜車」，三盞煤汽燈吊在屋簷下，十六位屠夫抱着雪亮的尖刀，殺的殺，剖的剖，割的割，忙得不亦樂乎，不可開交。豬在叫，人在笑着，屠夫的老婆伺候在門邊，等待着揩油下來的碎肉和另塊脂油。

糖菓公司的作房，餅乾司務揉着惺忪的睡眠，已經熬了三個夜了，定製的蛋糕，門市的餅乾，飲食部需要的土司，還有冒充外國運來的糖菓，一邊是烘爐，一邊是糖缸，糖天糖地，到處是糖製的成品。

張公館裏明亮如白晝，門庭若市，包車，汽車排成八字形，大廳上正舉行着除夕跳舞大會，爵士的音樂，是用留聲機唱片來代替，一些男士女史抱一摟着，唱着跳舞。那兩廂的會客室中，有人厭倦的飲着「白蘭地」，香水與口紅在交流，雪花膏，凡士林，生髮油在調劑，在溶化。

機關裏靜悄悄的，先生都放假了，勤務輪流着值班。一位值日官呆呆的坐在辦公室的角落裏烤火，順便在剝着落花生，間或抬起微弱的目光，看看壁上，牆壁上的灰塵經過大掃除以後已經不再存在了，而且還多了幾張標語：「迎接勝利年」……。

清道夫奉到高頭命令，要特別掃清街頭巷尾的積垢，草鞋也破了，一隻腳赤着，一拐一拐地掃過去。

電影院門前人山人海，肩摩踵接，「客滿」的牌子掛在鐵門上，鐵門正關着，但還有些勇士要衝進去。

難民收容所裏，貼着一張似通不通的佈告，好些略略認識幾個字的難民擠在旁邊看……

不住地向後面的同伴解釋：「明天元旦，各人加發菜錢十元，以示慰勞。」

澡堂裏，理髮店里，擦背先生和剃頭司務不住地數着鈔票，生意興隆通四海。

一羣野孩子打着鑼鼓元宵，敲着七字的板眼，過去了。

興緻好的人準備明天遊行，紮着，糊着花燈。

.....

直到我的酒已醒，捲片用完，祇有掃興而歸。

更有些好的鏡頭，留待明年再照。

——一九四四年除夕前（三四，一，六，時事新報）

視察員到了

視察員到了。

鄉公所門前擠滿了人，一乘滑杆，一個滑杆夫，抬着一位鼻樑上架着一副眼鏡的伴子。

鄉長昨天就得到電話，當晚還在公館裏召集保甲長們開會，會中鄉長大發牢騷，痛罵那些保長副保長們，據說還有些祕密的話，一散會後在鄉長寢室裏說的，局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鄉公所門口那一段街道，也首先打掃得乾乾淨淨，牆壁上貼着紅綠的歡迎標語，鄉公所門口掛着黨國旗，辦公室裏也坐滿了一主任一一幹事一一之類的人，那幾天丟在角落裏睡了很久覺的收發文簿，通報簿，又爬上桌子，或者爬上壁頭的釘子上掛起了。……

九個保長，六十三個甲長都不遠千里而來，那些破舊的長衫子全換了，有的穿着草黃軍裝，有的理過頭髮，有的刮過鬍子。……

視察員穿一身馬褲呢軍服，夾着公事皮包。下了滑杆後，首先和鄉長副鄉長保長們分別握手，接着是從鄉公所的大門進去，看了看禮堂，辦公室，就被鄉長激着從後面出去了，一

直到鄉長公館，這裏早給他佈置好一間房子，老式的牙床，蜀錦的被頭，洋磁盆，……下午。鄉長請視察員在中心小學大禮堂吃飯，據說是「公宴」，起初視察員說是：「上峯規定，不得接受各地招待」，但經鄉長三番四次的解釋，「公宴不是招待」，結果視察員到場了，大魚大肉，整雞整鴨，一共開了八桌，此筵共飲了大緇酒五十九斤。

第二天，當視察員正要出席鄉鎮民代表大會召開的座談會，一出鄉長公館的大門，路上就碰到很多控告的人：

一位老太婆說他三個兒子全給拉去了。

一位年青的婦人說他的丈夫當了三年兵，沒有得到優待。

一位老實的鄉農說他被鄉長勒索了三萬元錢。

一位四十多歲的男人，說鄉公所浮收了他的谷子。

還有一些男女老少，不是說多攤捐款，就是說違法舞弊。……

視察員點點頭，接受了口頭或書面的控案。在座談會上，更有激烈的辯論，在鄉長和鄉鎮民代表兩方面，視察員承認調查後「依法辦理」。

下午，視察員照例參觀中心小學，保國民學校，並拜會士紳，晚飯是當地一位「大爺」招待，說是「便飯」。

第三天，視察員要到另一個鄉鎮去。臨走時，視察員表示，一切的控案：「專出有因，查無實據」。但是在視察員滑杆上，却又多了幾包當地的「土產」。

別一個鄉鎮，又在忙「歡迎視察員了。」（三四，一，一一。時事新報）

招牌哲學

人生在世，倘無哲學，衣食住行等的條件將沒有辦法保障。在哲學的原則下，可以說，宇宙間沒有什麼事沒有哲學。

單說商店的招牌。

商店既以營利爲中心，自然和一般機關團體公共事業不同，於是，爲着招徠顧客拉攏生意，除了刊登廣告，粉刷門面等之外，就全靠招牌來吸引顧客。

先舉個例子：凡是賣剪刀的，一定的「杭州張小泉」，凡是賣酸梅湯的，一定的「天津」或「北平」，凡是賣「燒臘」味的，一定是一「廣東」，湯糰點心店一律都是「三六九」，不管是一「真正」或「老牌」，還有，銀樓總是一「老天寶」，其他多得舉不勝舉。

除了這些以外，就該注意於文字的咀嚼，什麼「福」，什麼「寶」，什麼「利」，總是以「實利、有寶、享福爲原則，儘量選用吉祥的字眼。

對於字體的類別，和油漆的顏色，招牌的大小橫豎，也都有「研究的價值。最後一層，就是請名人題字，其實，這個字是不是名人的親筆可以不問，祇要用他一個大名，目的就已

達判，好像他們的生意，可以因名人題字而門庭若市起來。

現在，盟軍來華的日多，爲了適應環境，以廣招徠起見，很多商店已在招牌上漆「洋文」，相信這種風氣今後還要普遍的展開。這正和某一個時期（是推行注音符號最熱烈時期）的招牌上添注國音符號相同。

老於商戰的商人，對於招牌哲學很有研究，經驗也很豐富，他們更極重視，因此，除了廣告戰以外，一個商人對於「招牌哲學」，也是不可不加研究。（三四，三，一五。時事新

報

洞的故事

在陪都，因為是山城的原因。讓我們觸景生情，時時想起種種的洞，以及洞的故事。

記得在戰國時代，晏子奉命出使齊國，齊宣王見他身不滿五尺，個子矮小，故意和他開玩笑，關上大門，請他從邊旁一個矮小的洞進去。晏子人雖矮，但却是一個善於辭令的外交人材，他說道：「我現在出使到貴國來，不能從『洞』裏進去！」說得齊宣王啞口無言，祇有讓他從大門進去了。……

又記得富商克林當熱心正在研究的時侯，爲了地畜養兩隻心愛的貓。這兩隻貓一犬一小，於是他爲着免去隨時爲他們開門的麻煩，就在板壁上開了一個大洞，一個小洞，以便大貓小貓進出。其實，祇消開一個大洞就夠了，小貓當然可以跟着大貓進出的。由此，我們可知他當時研究的用心了。

在重慶，因爲老鼠成了「精」，每一個人都會感到任何東西有被開洞的危險，在很好的門邊，很平的地上，老鼠會替你打個洞，衣箱、皮鞋、碗櫃，也會給它打個洞。使人感到「洞」的可厭。但是，在陪都也有感到洞的需要，譬如今年的防空洞入洞證，每張需要三五萬

元，使窮人們望洞興嘆，萬一警報來了，洞外的人的性命就像吊在樹梢上似的那麼危險。

最後，還該說到中央公園那個洞。在中央公園，本來有着另一個側門的，後來因為每個人都想走近路，大門就冷落起來，於是當局下令堵塞起側門，使行人不得不走大門出入，這樣一來，貪懶的人自然是非遠轉不可。最近，有人拆壞了那被堵塞的側門旁邊的圍牆，於是他們（貪懶的人）好從上面跳來跳去。後來還是不方便，就索性拆去了下半節，使成一個大洞，於是大家鑽來鑽去。後來，工務局又下令堵住了那個大洞，現在，又被人拆成一個小洞。在這個小洞裏，天天有成千成百的人從這裏鑽出鑽進，不論是士農工商，販夫走卒，不論是西裝青年，摩登女郎，甚至，筆者前天親自看見一對盟友夫婦，也很熟練的鑽出去，對於這個洞，使人又有另外一種感覺，我想請市政當局，採取一個辦法：第一個是索性打開，恢復側門，第二個辦法是絕對禁止出入小洞，以壯觀瞻！（三四，三，一五。時事新報）

中秋夢

一九四四年的日曆，又撕到了九月三十日。

難得的機會，會計室這次特別通融，提早發了薪津，所有借支，伙食，印花，所得稅一概未扣，外加「中秋聚餐代金」二千元，戰時津貼以米價業已上漲，改以每斗五百元計，我領的是第一級一石，該五千元正，總共加起來實有一萬多元，以我這樣一個光桿兒在重慶而論，也是使這佳節格外「增輝」了。

領薪以後，那「八寶飯」和「素一湯」的伙食已沒有人管了，大家一哄而散，有老婆的回家團圓去了，有女朋友的也去爭購「重慶屋簷下」的話劇門票，滿街是桂子飄香，當我走過冠生園，稻香村，大三元時，但見仕女們肩摩踵接，熙熙攘攘，我便不自主的擠進去了。

摸著袋裏熱烘烘的法幣，這回我很驕傲，大概再不會遭受店員們的白眼了，我鄙夷的瞧著他們。當我的計劃決定後，便吩咐他們照辦了。

我的計劃是購三份禮：

第一份：貴州茅台酒四瓶，金腿大月餅六斤，南京板鴨二隻，臘肉一大塊。

第二份：瀘州大麵三瓶，玫瑰月餅五斤，燒鴨一隻，臘肉一大塊。

第三份：香花酒二瓶，各式大小月餅十斤，鹹魚二條，燒鴨一隻，臘肉一塊。

我決定以第一份禮送給我的上司×科長。第二份禮送給一位老鄉兼介紹人。第三份禮留下半自己「慰勞」一下。其餘除月餅分贈教知己的同事外，準備在明天早上帶去給老王，順便在他們家裏吃飯。

當我走進老王的門，他也正在清理送來的禮物，桌子上月餅數十封，還有其他罐頭食品，他的太太正在廚房裏殺雞割肉。

我們擺一會「龍門陣」就開飯了，客人只有我一位，大家開懷暢飲，王太太說這是他們「逃難入川」後第一次豐盛的筵席。

我醉了。……耳朵邊模模糊糊的有人喊「發紅球」了，一會兒敵機臨空了，炸彈落在我頭上。……我醒了。當我揉揉惺忪的睡眼，宿舍隔壁×公司裏正在猜拳行令，牌聲大作，而會計室那位又瘦又長的辦事員對我說：「明天八月半了，今天發薪又成問題了，因為會計主任下鄉去了。」回憶我的加薪，發薪，送禮，看老王，大醉的夢境，不覺好笑。

走進辦公室，桌子上放着一封信，一看便知道是老王的筆跡，那上面寫着：

「××兄：房租早滿了，米箱已空了七天，太太於昨日進×公館做奶媽，第三個孩子患

肺炎死了，我以一件大衣，一套西服換了五千元錢作盤費，預備明天帶着三個孩子到成都去謀事，中秋了，這是佳節嗎？這是團圓的日子嗎？祝你好！弟××上

這是中秋「佳」節嗎？我摸着「空空如也」的口袋問自己。

三十三年中秋節前夕。（三三，九，三〇。萬象週刊）

重慶的「勃洛克」

「勃洛克」是從英文（Block）翻譯來的，在我們國度裏就是一種「經紀人」、「掮客」。這種人是顧客與商店，商店與工廠的媒介，也是零售商和批發商，運輸商和門市商，流動商與固定商，正派商和兼營商（即半官商就是公務員兼營商業）的橋樑。他們每一批貨物，每一件生意，都是有賴於「掮客」們的吹噓，做作，推廣，拉攏，操縱，和欺騙的，否則平靜的商場，沒有一點起伏的波濤，就毫無意義，就毫無「利益」可得！

假如你有這種判斷力的話，你可以在任何場合；馬路上匆匆而過的，茶館裏娓娓清談的餐廳中笑逐顏開的，櫃台前嬉皮笑臉的，戲院中眉飛色舞的，十字街頭握手作揖的……這些都是勃洛克。從他們的服裝上，你可以分西裝畢挺的，長衫翩翩的，也有着制服如公務員的，更有打扮如學生，小姐，太太，茶房的，總之勃洛克是包括各式各樣的各種身份，籍貫，年齡，性別的人。

勃洛克有大中小之分，正與我們官場上有官階之分一樣。大者爲上，也會受過相當教育，舉止闊綽，一如達官貴人，他們所往來的，所接觸的，盡是大資本家，總經理之類，因此

，凡是一筆生意成功，收入可用五六位數字來統計。中者較大者略次，他們專仰給大勃洛克的鼻息，轉輾兜售，轉輾介紹，但有時也能直接和經理，董事之類拉攏，而獨樹一幟的，他們的收入較差。第三種是可憐虫，終日鑽營找門路，忙得不亦樂乎，東碰西撞，弄得頭破血淋，實在是冤哉枉也。他們專供人驅使，担任跑腿的工作，所入也無幾，甚至最少的生意要做，最難的買賣也要做。但是你却不能看輕他，大約他一月的收入，可抵銀行行員四位，高級公務員六位，中級軍官十位，小公務員十八位。

由於商戰的競爭，勃洛克不是容易做的，他們的妙訣是「迅速」「機密」「毒狠」！迅速是不可少的，否則別人會捷足先登，機密是商場必具條件之一，不然他會先下手為強。毒狠是有堅決心，不管一切困難，即使是自己的老子，情人，只要有利可圖，也不能「示弱」「退步」的。

他們的生意用不着本錢，僅憑三寸不爛之舌，和二條腿子，範圍却很廣，從一個人的頭上到腳下，從天空到地面，從春天到冬季，凡是衣食住行之所需，都是他們的對象。在小城市，有所謂「油經紀」「米經紀」「花紗經紀」的名稱，在鄉村社會，有所謂「賣頭」「牛頭」（即介紹牛生意者）之稱。在大都市，却是一勃洛克「多如過江之鯽，大小指客滿街走，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進步（？）一種奇蹟！

總之，勃洛克是商人的寵兒，是時代的新產物，是戰時社會的驕子！是商戰的導火線！是商場風波的挑動者！（三三、一〇、二一。萬象周刊）

重慶相士

在那些大旅社門口，懸着『命相』『哲學家』等招牌的，在商業場一帶，住在鴿籠似的矮屋里，而南面坐的，在較場口擺起露天『公案』的，在大小茶館里埋頭疾書，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在黃昏的十字街口，圍着一羣觀衆，點上電石燈，既非賣貨，又非宣傳的，……這些，就是我們的『星相家』『哲學家』『小諸葛』『××山人』『××道人』。

這年頭兒一切變化太大了；悲歡離合，幸運倒霉也蛻變無常，社會上一般人都存『僥倖心理，夢想着功名富貴，夢想『黃金時代，因此，投機份子便抓住了這個機會，『指引迷人去路』，『能知過去未來』，『……』，我們的星相家便登龍有術，投機有門，而生意興隆起來！

沒落的文人，耍慣了筆桿子，弄得走頭無路，便只有『下海』做『哲學家』，老跑江湖的，却專門賴此維持生計，一些看過幾本『麻衣』，或『柳莊相法』略知皮毛的人，也都改行做相士了。

上層的大哲學家神通不小，他們會活動一批『名人』登介紹啓事，大概是『精通命理』

：得異人傳授……」這一套。還有掛上「華僑」的幌子。至於中層一點的，他們拉不到介紹人，只有虛張聲勢，住在大旅社里，自拉自唱，自吹自擂，或者開一張要人×××將軍的命單，×××博士的八字，或者登報自捧，還有替國家算命的，更有無須見面，而可以函寄命單的，惟須注意「空函恕不作覆」，「潤金務請先惠」，等到法幣到手，那「靈不靈」「準不準」就不負責任了。那些「碼之輩」，只有墊居在小棧房里，或者佃一間矮得不能再矮的「房子」，或者擺設在茶館里，或者乾脆連屋子也沒有，扯起一張布蓬，甚至露天。他們有時散些傳單，貼些廣告，他們的對象自然是一些社會上失意的中下層份子，甚至目不識丁的苦力，愚夫鄉婦之類。

相士們的生活相當優裕，你不要以為他們一門可羅雀——而替他擔憂，他們的生意不來則已，一來就是起碼幾百元，「你的命太好了，將來必貴且富，應該加倍」，這樣一恭維，關金就進了他們的荷包。天弄幾千元錢，還是很平常的事，他們多是光棍，但也有兒女成行的。他們的工具很簡單，除扇回寶之外，還添善於奉承，拍馬，會說吉利話的嘴。他們之間也有「巾幗英雄」。他們的衣衫是包羅萬象，中西俱備的。

一張白紙上寫下幾個單字，什麼甲子，丁巳，乙卯，癸未，什麼流年，終身正財，官印，子宮，命宮，加上幾個紅圈，就得賣上幾千幾百，沒有什麼再比這個命單「貴」了。

有人說過，你不要完全把相士認爲虛渺，玄幻，投機，神祕的人物，他們如果能照直批
判，完全根據哲理的話，也未嘗沒有些小道理啊！（三三、一一、四。萬象周刊）

紳糧的慘劇

宜賓的第一位大糧戶，每年收的谷子最多，宜賓的第一位多妻主義者，他的老婆兒女最多，他就是這次殺父的主角趙鐵錚，一位四五十歲的土皇帝，守財奴，紳糧。

趙鐵錚家裏有幾口人，不一定會知道這位大名鼎鼎的紳糧，因為他有錢，怕人綁票，或怕人募捐，平時可以三年不進城採購，而家裏天天可以辦一海味」的酒席。

有一位宜賓的紳友說過關於趙鐵錚生前的一個故事。某一次，宜賓的軍員兼縣長奉命發動富紳獻糧運動，因為趙是全縣的第一位糧戶，所以特地親自去訪他。鄉長先生深知道這位「土皇帝」的脾氣，決不輕易隨便接見任何人的，於是先派人去和趙鐵錚商妥，於傍晚時分坐着他派來送的滑杆，依照他的約定，祇許鄉長專員前往，後經交涉，才承認多帶一個勤務兵。其餘的人留在鄉公所。滑杆到達他的公館天已黑了，房屋的四週，都築了防禦工事，大門前有武裝衛兵十數人，大門內有大砲二尊，室內更是一步一崗。當天的晚飯是一席宜賓城裏也辦不出來的豐富的酒席，據他說他可以三年不使人進城採購，一樣可以過活的。第二天仍舊用他的滑杆送客人出去，對於捐獻毫無表示，甚至一毛不拔，把這位專員氣壞了。

稍爲愛國一點的人，聽到了這消息誰也會不平，並且會痛罵他的慳吝，因此，宜賓的人也大多數恨着他。

因爲產業的原故，父子間常常發生意見，趙鐵錚是一個視錢如命的守財，但是，他的大兒子趙碩羣却在軍校受過訓，還在特訓班當着教官，因此父子之間就不能融洽，趙碩羣希望能弄獻十架飛機給中央，但是趙鐵錚却根本不承認有什麼「空襲」的災害。起先，父子們各自在宜賓法院提起訴訟，並各請律師辯護，結果是調停。

第二種糾紛是翁媳間起的，原因也是爲了產權。此後還發生第三件訟案，就是父女控案，這些風波都有人在後台鼓動，結果都是出錢了事。

趙碩羣既然是一位現代青年，目睹這種情景，思想行動都不免有點過火，父子訴訟未成後，但情感却已破裂。趙碩羣對於他父親的守財如命，恨如切骨。

趙鐵錚被殺的地點是在他的家裏，兇手據說是一位幫他管理產業的人。但因爲在逃，所以其他的小太太們一口咬定是大兒子碩羣殺的，這件案子在宜賓轟動了遐邇，地方司法，行政，軍事機關也很注意，現在已經宣判，趙碩羣以證據不足，宣告無罪。

爲了這件事，宜賓的報紙曾每天用大號鉛字標着題目。現在趙鐵錚雖然死去，趙碩羣已宣告無罪，這段殺父案可以告一段落。但是，一般人的預測：跟着而來的其他糾紛，是無法

避免的，因為產業的魔鬼還在作祟。（註：宜賓是重慶上游的一個城市。）（三四、一，六
。萬象周刊）

見習車夫

社會上的事情五花八門，因為「經驗」缺乏，或者「低能」的緣故，所以：「事非經過不知難」，一切要學。於是學校有學生，商店工廠有學徒，銀行有練習生，軍校畢業學生在當重官之前，先要「見習」幾月，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

但是，人人認為簡單而易行的拉人力車的工作，也需要「見習」，或許有人會覺得很奇怪，其實這沒有什麼稀奇的，君如不信，聽我慢慢道來：

第一，重慶為戰時首都，中外人士雜處，那些捲着舌尖的北方官話，那些柔軟的吳儂下江話，那些流水似的南國廣東腔，那兩淮的土白，那帶着海洋氣的福建官話，那浙紹的「阿拉」，那漢口的「你家」，那山東的「幹嗎」，那河南的「操他」，外國語言還沒有計算在內，已經使人「頭痛三日」了。這些洋車夫來自田間，知識有限，平日聽慣「格老子」「嗒子」一旦混到重慶這五方雜處的大環境里，自然不會了解，於是見習數日，多聽多記，「見習期滿」才可以對答應付。

第二，重慶市區本來就不小，再加上新闢的新市區，疏散的疏散區，更不容易找到。大

轟炸以後，重慶的街道拆寬了，改建的改建了，街路名稱也變換了，甚至有一條路換上三四個名稱的，像蒼坪街變爲新生路，新生路變爲鄒容路，如果一個當人力車夫的不明瞭這些變遷的道理，將會不知所措，或者拉錯了路，因此也得學習學習。

第三，重慶是一座山城，過去非坐轎子不可，有錢的人，坐紮八人大轎，其次是三人班，輪流扛抬，最次便是二人班的小轎或者滑杆。可是現在的馬路已經四通八達，從下城到上城，從朝天門到曾家岩，現在都通了馬路，人力車可直達，下坡馬路看來容易，但是稍不留神，那種俯衝式的姿勢，最容易演成翻車的慘劇，那時候一車翻身，六脚朝天，（車夫脚，乘客脚·車脚）會引得滿街大笑。上坡也不容易，三轉四彎，光叫你空身走已覺吃力，再拉上一輛車，一個人，自然更爲吃力，所以都非「見習」不可。

第四，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也行行有其「術語」，抬轎子的術語很多，多得使人沒法了解，拉車子的術語也不少；街上人多，他就要喊一聲「順道」，對面有車子來，他要叫一聲「左手」。（現在車輛改靠右行，大概要改喊右手了。特註。）其他如吃飯的，換班的，互道生意好壞的，取笑的，……也莫不有其專門的術語，這些又得要「見習」。

第五，其他如租車子的車行在那裏，如何應付勢利的車行老板，和公共場所在那裏？那些公共場所所有前後大門，老資格的車夫的會告訴他：要注意那些狡猾的無賴乘客，他們會從

大門進去，後門溜走，而不給車資，他更會告訴他：有些窮兇極惡的匪人，會在黃昏時分，雇車子拉到近郊，把你捆縛，盡刮你身上一天的血汗錢。

見習車夫在那裏？假如你留心的話，在任何一條馬路或街上，前面一個拉車子的，就是「正式車夫」後面一個推車子的，或跟！車子跑得滿身大汗，或者上氣不接下氣的，那就是「見習車夫」，有時見習車夫不一定限於年齡、籍貫，或教育程度。

拉車子有長途短途之分，長途挨着「輪子」，拉一趟休息三五天，生活就夠了。短途專拉城裏生意，拉的人多，車子難租，生意又少，政府規定的每段價格太低，真傷腦筋。

過去的車子很講究，柄上裝着叫人避開的「喇叭」和銅鈴，現在則全靠嘴喊，甚至連車胎也無法打氣，簡單化了，氣胎變成了一條橡皮帶子，甚至裝上二隻木輪，坐起來既不舒服，拉起來更是費力，這些車輛的嬗變史，更非今日的「見習車夫」所知道的了。（三四、一、六。萬象週刊）

文官羣像

重慶爲陪都所在，中央地方機關林立，有了這些機關，自然就有那末多的公務，有了那末多的公務，自然就有更多的公務員，這「公務員」是最近的新名詞，就是以前的所謂文官。

在這些文官羣中，雖然也有一些武官，或者文武兼備的，但好在我們不是銓敘部，就一概而論了。

我們的文官們隨着工作的不同，出身的不同，關係的不同，因此担任着各種不同的職務和不同的官銜，而收着更不同的薪津。

這裏，我想先作一個籠統的介紹：

某晚報有一篇小品，提到文官，爲：「七點上班九點到，十點看看報，十一點挾皮皮」

萬象週刊某一期「啥子官」中：對於文官的「舉一動，也描繪得淋漓盡致，恕不再抄。另一個朋曾經說過：「簽簽到，看看報，睡睡覺」。

本人也賦一則如下：「搖鈴上班，揉揉睡眼。說說笑笑，報紙翻翻，寫寫書信，吃吃餅干。」「搖鈴吃飯，抽屜關關，膳堂坐下，素菜三碗。連湯帶水，碗碗朝天。」「搖鈴下班，圖章蓋完。走的早走，值的值班。等因奉此，甜酸苦辣！」公務人員的生活，就是這末一套。

無論是中央或地方機關，照例每天八點開始辦公，並於辦公前簽到，表示某些人已到了辦公廳，但是事實上簽到後可以走開，於是十點鐘左右，火三元，廣東大酒家，冠生園還是坐滿挾着公事皮包的人。即使到了辦公廳上，也可以照樣的烤火，擦天，說笑，飲食。下午照規定五點下班，但三點一過，辦公廳的人便漸漸的減少下來，搖鈴是表示而已。

文官們戰前的生活不算苦，薪水也够維持。戰後物價漲了二三百倍，增加的津貼有限，因此，衣食住行的條件都說不上，生活清苦，食的方面，天天平價米白菜蘿蔔，於是營養不良，面有菜色。衣的方面，有些機關也偶或發一兩套平價布的制服，因此，文官們還能衣冠楚楚，但有些機關却沒有這種享受，弄得鶉衣百結的有之，補不勝補的有之。住的方面，沒有眷屬的住在機關的宿舍裏，有些却化了薪津的三分之二，租到一間鴿子籠似的矮屋，安頓着家眷，有錢的機關可以撥一部份房子，作職員眷屬宿舍，但這是難得又難得。行的方面更苦，有些機關在上清寺會家岩，他們却住在太平門南紀門，有些機關在朝天門陝西路，他們

寄住在窩子嵐埡，公家汽車要站班，來來去去也不經濟，沒有辦法的只有安步以當車，至於有些坐着小汽車坐差私包車的，那是高等文官了，不在小公務員之列。

文官們的伙食大都自理，也有由公家津貼的，一個月也許可以打一兩次牙祭，發薪水以後，這些文官們陪着朋友或自己的太太，吃吃館子，看看電影，這已經是十分安逸的時候了。一到星期六下午或者禮拜天，更或者太陽出來的那天你可以在街頭巷尾，看到無數的老少的，男女的，本省的，外來的，矮高的，胖瘦的文官羣，他們或者在關廟品茗談天，或者幫朋友跑跑生意，或者找找熟人，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岳飛說：「文官不要錢」，但這些文官大都是要錢的，因為「生活高了」，沒有錢不行，然而都根本沒有機會弄得到錢，甚至日常買一份報紙也捨不得，而擠在貼欄邊看書免費的報紙。至於那些舞樂動輒若干萬的高等文官，更屬例外的例外，萬不能混爲一談！（三四、

特種職業婦女

俗語道：「三十六行，行行出狀元！」

這意思，便是說不論幹什麼事的，祇要你肯努力，一樣可以出頭，好比考狀元。

三十六行是那些，雖然一時你我都說不出來，但是，如果你仔細一算，實在不止三十六行。況且，抗戰以後，環境大不同了，由於社會畸形的發展，更產生了種種新奇的職業。

譬如「特種職業婦女」，就是一個例子。

有人問特種職業婦女在那裏？抗戰以前，在上海的英租界四馬路上，或者法租界霞飛路上，那些披頭散髮的夜游神們，有的沿街招徠生意，有的倚立着電線木桿賣弄風騷，或者在一些弄堂口掛着牌子，裝着紅綠燈的，或者在那南京秦淮河畔，釣魚巷中，倚門賣笑的，或者在鎮江的公娼區城內的，胸襟佩着花的，……這些這些，都是特種職業婦女。

特種職業婦女的前身，是歌妓，是公娼，是私娼，是窯子的姑娘，是婊子……。名稱多得五花八門，隨各地的土語而變更。

至於現在重慶的特種職業婦女，可以分爲上中下三等而論：

第一等的上等特種職業婦女，大都有着一個使人歡喜的青春的面容，和一套時髦的服裝，燙頭髮，穿着高跟皮鞋，海勃龍的大衣，二兩重的手鐲……塗脂抹粉，儼然是一位名貴的夫人，她們常常活躍在交際場中，或者歌台舞榭，更有些專走「國際路線」的，專門侍候「洋人」。她們整日吃喝玩樂，快活無比，絕沒有一點「操皮肉生涯」的苦痛。過去是「春宵」一刻「值千金」，現在却非三五萬不可。她們的錢來得容易，化起來也不在乎，她們常常招搖過市，或者揮金如土，真羨煞一般窮公務員的太太們。

第二等是中等的，一來自己受的教育太少，不會說「洋話」，二來自己的本錢也少，「行頭」不足，自然不敢異想天開去「開洋葷」。好在社會上還不乏色狂之徒，那些貪污的官吏，發國難財的商人，公子哥兒，都是一樣地需要刺激，麻醉，於是，在××大旅社，××大飯店，××餐廳，就讓這羣妖魔活躍着，一些沒有人性的糊塗虫，就像丟了魂似的和他們週旋着。她們雖號稱二等，但是你不能輕視他，至少他們出入在交際場所，他們穿綢戴金，他們時髦摩登，是中級的公務員太太所「望塵莫及」的！他們的一夜市價，大約從一二萬到五六千。

第三種大概稱爲三等，但還能分出幾種來，那些在小旅館包着長期房間的，那躑躅在夜的公園的，雖是「人老珠黃」但却也羨煞一般「光棍」漢子，至於另一種，有在較場口佈下

迷魂陣的，有在小弄堂設下「台子」的，更有在凱旋路徘徊終宵的……

在歷史上，特種職業婦女最出風頭的是一「賽金花」，當八國聯軍攻打北平時代，他幾乎成了外交的中心人物，他還到過外洋。其他如「女起解」的主角蘇三，名聲也還不差。

世界上特種職業婦女最繁盛的國度要算日本，在戰前，他們的妓館林立，公開的賣淫，在戰後，他們也有隨軍營妓，慰安所，可見倭鬼的「下流」了。（三四、二、三。萬象週刊

理髮師和擦背匠

「雖是毫末技藝，

却是頭等功夫。」

「到來盡是彈冠客，

此去應無搔首人。」

每一次走過那些理髮店，常常看到上面這一類對子。又加上自己每月必須要理一兩次頭髮，所以對於理髮師的印象特別深刻。每一次在澡堂沐浴，也偶或照顧於擦背匠和捏腳的人。重慶的人口有一百幾十萬，爲着需要的關係，自然除了茶館，酒樓，飯店之外，還需要較多的理髮店和澡堂浴室，於是，這些理髮師，擦背匠，修腳者，便應運而生了。

理髮師也稱剃頭的，上海俗語「刮皮生」。他們學這種手藝時，很爲簡單，一個徒弟跟着師傅學了幾個月，就可以自己動手，但是，他們是訂有年限的，五年滿師，未滿師以前，就應該爲師傅盡義務，除了吃飯以外，只有幾個零用錢，可是他的工作，却是整天挑着一付担子，在外面替人家剃頭，或者在店裏絞絞手巾，拿拿用具。五年一過，他就可以自由活

動工作，如果他幸運的話，就可以被一家大的理髮店所雇用，那時他可以每天拿到拆賬。或者較多的薪金。

戰前的理髮價格不高，他們的生活較苦，自從電燙流行以後，動輒千百元，理髮師都闊起來了，居然也西其裝而革其履，當他離開理髮店而徜徉街頭，不知內幕的人，還以為是什麼大人物呢！

太太小姐們喜歡摩登，於是時常燙髮，和那些比較年青的漂亮的理髮師也常常發生工作的關係。幸運的理髮師，一經這些姨太太們看中，除了工作特別認真，特別週到體貼外，他還可以得到太太小姐們額外的賞錢，甚至金戒，手帕等紀念品。中下層的理髮店，因為設備欠佳，收費較廉，但生意也還是興隆。

年老的理髮師現在已經落伍了，他不懂各種新穎的頭式的名稱和梳法，祇有感慨的拿着剃刀，去應付那些『和尚頭』。政府明令禁止燙髮，但事實上理髮店依然偷偷地燙着，據說：非這樣不足以維持開支。有些理髮師也盛氣凌人，當你身上穿得不講究時，他會神氣活現的指揮你，『把頭低下去』，『不要動』，他會命令你！假如當你離開那兒，你要多給他些錢，立刻又會做出一副媚笑。喊一聲『慢走』。理髮師不一定要認識字，只要手藝好。他們在戰前有『留學』日本的，那便是到日本去學習各種頭式。一般的說來，理髮師中以揚州人

爲多，現在則本地人也不少。

至於澡堂裏的擦背匠和捏腳修腳的人，在工作上說，是給人便利，使一些懶得自己動手的人，可以直躺，享受那種週身按摩的權益，他們的功夫，雖比不上上海的外國按摩女子，但也够使你舒服的了。不過討厭的是他們索取小賬的那種流氓態度，多給了幾元，便眉開眼笑，少給了幾元，就眼翻嘴呶，真是「勢利」之至。

徐昌霖先生有一個獨幕劇「出走的丈夫」，中間描寫一個文人和他的太太遭受擦背匠和他的老婆凌辱欺侮的故事，這是擦背匠的一個最好的寫真。

越是大都會中，這些小人越在活躍着，他們因爲能够爲人服役，所以利市百倍，使受過教育的人望而興嘆，這是一種矛盾的現象。

較場口的旋律

如果說重慶是生活的戰場，那麼較場口就是生活戰線上的一個據點。

在這裏，那些社會下層的勞苦大眾們，流着血汗，從早晨，一直到午夜，爲生活掙扎，忙碌不息。

過去的較場口地區既狹小，也破舊零亂得不可形容。二十八年六轟炸後，這裏房屋全變成了瓦礫，經過市政當局的拆除改建，現在已變成一塊平坦的廣場。

這裏有社會各行的形形色色。

「走方郎中」（醫生）的攤子圍在「警報台」的四週，用具很簡單，一隻竹絲箱，裝着些不知名的中西藥品，紅的瓶塞子，配着深藍色的玻璃瓶。一些留着八字鬍子或者道貌岸然的「山人」之類，嘴裏不住的說着，他會替你拔牙齒，割痔瘡，點眼藥，治嘔血，或者內外婦幼各種病症，他們的功效祇有天知道。

那些星相家們，有的陳設在地上，席地而坐，有的擺一張搖搖欲墜的攤子，當你走過他的身邊，他會對你微笑：『先生要交運了！』或者；『你的相很不差』，幾聲的恭維話，無

非是招徠生意，偶然有心神不定的，就中了他的計了。法幣關金券，解決了他一天的生活。

賣狗皮膏藥的赤着膊，穿一條短褲，捶胸跌足，精神抖擻。或者弄弄刀槍，耍耍棍棒，表示他們是江湖豪傑。『不管跌打損傷，癰痔瘡，你貼我這張膏藥，包你收功，靈不靈當場試驗，不靈包退還洋……』口中還這樣唸唸有詞。

『街頭魔術家』在這里樹起一張布畫，上面有三百六十套戲法，當場試驗，當場出彩，當場傳授，偶然也有精彩的地方，但出了毛病，就馬上轉舵：『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或者『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這些江湖套一來，一切的問題就解決了。

這是說書先生的區域，地上劃一道白線，釘四根竹竿，牽一些繩子，以劃出他的範圍。中間有張跛脚桌子，下面一排排的放些木板凳。

說書先生鼻樑上架着眼鏡，露着一排黃牙齒，手里執着一柄油紙扇，帶說帶唱：『却說薛仁貴跨海去征東……』，這些大眾藝術的欣賞者，包括高矮瘦肥，男女老幼，都千篇一律的裂開嘴巴笑着。

還有那羣縫衣婆的隊伍，他們都是四十開外的人，坐在矮凳上，旁邊置一隻竹籃，籃里滿盛着各種大小塊花花綠綠的，從垃圾堆里檢出來的破布。這些老婦人大都是人力車夫的太太，因為要吃飯，只有鎖上柴扉，來到這里『為他人作嫁衣裳』。蓬頭垢面，連自己身上的

衣衫也無暇縫補。

那邊還有賣水菜的担子，那邊又有紙烟攤頭，這些「老板」們縮手縮腳，在用最大的生活戰鬥力來抵禦着西北風的侵襲。還有那些專修膠底皮鞋的皮匠司務們，丁丁篤篤，不住的敲着縫着。重慶的馬路太壞了，皮鞋又偷工減料，最易損壞，於是皮匠就大忙特忙。同時，那些擦鞋的徒弟們，一個個蹲在地上，觀望着每一個不同的臉孔，也俯視着每一雙不同的黃黑皮鞋。

較場口的四週，便是幾條寬狹不等的街道，一條是重慶商業的繁盛區民權路，一條是下南紀門的中興路，一條是去通遠門的和平路，另一條是不止一百八十梯的十八梯，還有草藥街，木貨街：老街，荒市街等等……這裏有各種飲食攤子，各種日常用品，盆，桶，籃，爐，甚至從最小的打毛線的竹針，到最大的衣櫥，竹床……

一到深夜，這裏更變成神祕的地方，一些神祕的人在做着神祕的勾當。總而言之：較場口是重慶勞苦大眾的樂園，血汗和眼淚的交流處！三十三年冬於重慶。（三三三、一二、二二

、新聞周報）

「米亭子」素描

重慶一百多萬市民中，起碼有三十萬人吸紙烟。重慶一百多萬市民中，起碼有十萬人過去讀過書，或者現在還在讀書。重慶一百多萬的市民中，除了有身份證或者公務員或者沒有錢之外，起碼有二十萬人要吃「山米」。他們和她們所需要的各種牌子的紙烟，已經唸過了舊書，和賴以充飢的「山米」就都在「米亭子」之畔。

這里現在已沒有什麼亭子，也不單是賣米，他在民權路的起點，民生路的盡頭。

當大地展開了晨曦的美麗的外幕，這里就活動着人的激流，五光十色，使你炫目，士農工商，包羅萬象，他們大都勾心鬥角，掙扎在生活線上，競爭，排擠，虛偽，欺詐，神祕！

在舊書攤前，一羣流亡的學生或者文化人，來去的躑躅着，他們忍心以心愛的精神食糧，去向那刻毒狡猾的舊書攤老板，換取法幣，再換取一點溫飽。而一轉瞬間，當另一位「精神的飢餓者」正要選購這本舊書時，它便「一登龍門」，「身價百倍」嚇得你啼笑皆非，這樣，我們的舊書攤老板便生財有道，眯着眼睛笑了。

而在那紙烟的「大本營」中，「總司令」「花王」「壯士」「雙飛虎」「金飛艇」「大

鵬「主力艦」「盟友」……各種的牌子，正在「待價而沽」。統計一下，老牌新牌，正牌副牌，外國煙，中國煙，河南煙，湖南煙，花花綠綠，不下千種。舶來品以「幸福」「駱駝」最爲名貴，每包五百多元，祇有發國難財的才抽得起，至於那些裝璜雖美，味道太壞的蹩脚烟如「巧克力」之類，一百元可買三四包，聊供「窳措大」的過癮而已。煙販們資本大的，在「市民茶園」租一張高桌，專做批發生意，另一些據說是公務員太太的女販子們「因地制宜」的鋪個低攤，做着承銷攤子的另售生意。整個重慶每天從這里送進的煙錢，大約爲三百萬元，一年就十億八千萬元，等於購六百多架戰鬥機羣！

全重慶的「山米」，由米販子從四鄉收購來分別加工整理後，就集中在這里出售。當一個買主走進市場，他們就「爭相勸購」他們的議價不用嘴說，雙方以右手伸在一個人的袖口，或衣襟內，摸拉指頭，頗爲神祕，「山米」的價格比平價米高一倍，有時也因來源關係，而有起伏。

另一邊信封信紙，請客券，履歷片，保證書，結婚帖，在開着「露天展覽會」。紙煙攤的右鋒，又是火柴的轉運站，黑頭紅頭，獅牌馬牌，也會使你頭昏眼花。他們售出一大包「洋火」。可以解決一天的生活問題。

除此以外，這裏還有許多麵攤子，糲糟湯元，花生米，……等小吃，靠着這些煙販米

販和男女顧客們，他們的生意也興隆起來。

米亭子是重慶山米，紙煙，舊書……的集中營，總倉庫，轉運站。重慶有幾十萬市民，在精神上，物質上不可缺少它。（三三、一一，一七。新聞周報）

天上降了黃金

距今××年後的一個仲夏夜。

閃電在空中奔騰着。雷聲如鼓鳴。這是從未有過的巨響，大家猜想着一定有暴風雨來襲擊大地。

忽然，嘩啦啦！天門開處，但見黃色蔽天，金光萬道，大小厚薄的金片，金塊，金粉，金葉，金沙，……比平時雨點更密的落下地面，人們喜出望外，穿梭似的紛紛奔走相告曰：

「天上降黃金了！」

沒有院子的人跑到街上去搶，發生慘烈的格鬥，頭破血淋者到處可見。沒有房子的爬上別人屋上去搶，以致滾了下來，斷肢殘臂者遍地皆是。悲喜交集，歡呼聲，興奮聲，痛哭聲，哀號聲，混成一片。

天老爺大發豪興，一直連連的下了整整的十天十夜。

假洋房，茅草蓬壓倒了一部份，江水也因為黃金落在江底而暴漲了。毛房的屎尿也擠得到處橫流。樹葉，花草，田禾，五谷都壓得枯萎憔悴不堪。滿坑滿角，盡是黃金世界。

受傷過重的「黃金迷」已「傷重殞命」。大家以各種物質爲黃金塊破壞，生活無着而担憂過去的「暴發戶」掘出地下的窖藏黃金而浩嘆：「當初爲什麼要囤積黃金呢？」米販子，糧食行，灰麵店，糖果舖的老板哈哈大笑。有「黃金」買不到飯吃，因而餓死的，不可勝數。到處是黃金，人人覺得黃金無用，又因爲他闖下了這場大禍，造成無數冤鬼孤魂，大家遂厭惡黃金，痛恨黃金，太太小姐以帶金鐲爲恥辱，紛紛擲於道途。老爺先生以戴金戒指，裝金牙齒，佩金章金鍊爲恥，自動委置溝渠，滿街遍巷，自開田野，除了金片金塊；而外，又多了些黃金首飾，戒指，手表，手鐲……。

人人見黃金而心欲嘔。談黃金而頭必疼，近黃金而被視爲下賤……。

結果，「當局」以如此不是良策，遂設立國營機構管理改造，規定：一，凡飼養鷄犬者，發金圈一個，套犬頸上，並各發金鐲四個，套犬足上，以示限制。二，牽牛馬驢羊之索，准用金製。三，豬腳爪上各套金戒指一枚，否則不准餵養，如違嚴懲。四，鷄鴨鵝嘴上，各製金套一個。五，凡捕得殺人盜匪或竊賊或處死刑之犯人，一律勒令戴金戒指，金鐲，女犯則加戴金耳環，以示其與禽獸無別。六，……。

於是，這樣，好容易才把「黃金」的「問題」解決。（三三、一〇、二三。新民晚報）

會仙橋風光

會仙橋就是小樑子一帶，現在改稱民族路。這裏已沒有仙人可會，更無橋的影蹤，這裏有商人的投機的法術，有喜怒哀樂的各種姿態的人，這裏是神祕的地方。

在那春夏秋冬季節更換的時候，或者逢到什麼紀念日，大小商店扯起紅紅綠綠的減價布招，或者樹起彩牌坊，或者請一班音樂隊，吹吹打打，真是漪歟盛哉！

一到夜晚，電燈光和煤氣燈亮堂堂的，這種光明燦爛，花花綠綠的作風，是商人的生意法術，其實，也是市民上當的陷阱。

大減價是真的嗎？明明昨天才賣一百元的貨色，今天要賣一百五十元，打個九折，還是顧客吃了虧。大減價是假的嗎？爲什麼掛着減價旗幟的地方，會擠得水洩不通呢？——這是一個謎。

街上，一羣羣優哉遊哉的人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穿着各種式樣各種顏色，各種價格的衣衫，挽着，拉着，談着，笑着。表現出各種姿態的人，走過去，又擠過來。……

那些像猴屁股似的面龐兒，吃過人似的紅嘴唇，野貓似的妖豔女人。那些挺着胸脯，突

着肚皮，滿面紅光的紳士們。以及咕嚕咕嚕的嗓子，面有菜色的小販們。和來去匆匆的小公務員們，匯成一個人海，一條激流。夾在汽車，黃包車，公共汽車的穿梭中，滾着，流着，浩浩，蕩蕩！

店里；銀行滴滴篤篤的算盤珠聲，一五一十的數鈔票聲，經理先生的雪茄烟味，行員們的牙籤和香片茶。鐘表眼鏡店裏，一位貴婦人正在選擇一隻價值五十萬元的最新式的游泳手表，老板裝出一副恭維的假笑，不住的「好，好，好，好，好，好」。夥計們埋着頭，一隻眼睛上套着放大鏡，小心翼翼地在掉換一個齒輪，委託公司在舉行大衣展覽會，西服比賽會，和古物陳列會，一大批無聊的人，看這件，又摸那件，擠一過去，又擠着出來。百貨公司里，綢緞呢絨，化粧香品，瓷器毛毯，五光十色，真是一有美皆備，無麗不臻。幾個主顧在瀏覽巡視着，但好像沒有購買的決心，店員們因為無事可做，兩隻手縮在袖管，有的品論着街上女人的屁股，有的在打着瞌睡。皮鞋店裏因為「平價」，把鞋子上的價格一律標上「二二〇〇」，但當一個青年的人走去買時，夥計說：「這價錢打錯了，對不起！你先生要，算五千元吧！」還有書店里，一羣流亡學生在看着「白書」。還有……

就這樣，會仙橋永恆被人目為神祕的地方！（三四、二、二八。新蜀報）

冬令時裝展覽會

時間：即日

地點：街頭巷尾

主持者：裁縫司務

這一年一度，盛大而隆重，熱烈的冬令時裝展覽會，共分下列各部：

一件「海勃龍」大衣，由加爾各答坐飛機抵此，實價二十七萬，不折不扣，等於一個中等機關的全月經費，還包括三十幾位小職員的薪津在內，也等於一團步兵的薪餉，這種數字雖然有點嚇人，但一位「高貴的夫人」泰然的着在身上，招搖過市，毫無半點難色，原因是她的他，最近有一批貨從××搶出來，價值這件大衣的一百三十倍。

說是一「來路貨」的那件厚呢大衣，套在一位又胖又矮的總經理身上，如果說他是大肚子，倒還不如用「東瓜」來形容較為恰當，他沒有靈魂，但却有三位「太太」，他沒有做官，但却有面子，他的大衣照例是每年一換，今年的時裝，是1929年式的，用四兩黃金換來的。

那件燙得畢挺的人字呢大衣，他的主人是一位「勃洛克」，他自己沒有開鋪子，但他要什麼貨就有什麼貨，他沒有固定的家，但他却住着很漂亮的洋房，他是這件大衣的第三位主人，代價五萬元。

一位摩登小姐的身上，那件剛齊臀部，曲線畢露的短外套，據說是美國好萊塢女明星發明的，慢慢的流傳到此地。當這種式樣第一次在市上拋頭露面時，有一位年青，聰明的裁縫司務會一連看了十場「外國電影」，結果才把這種式樣學到，然後，如法泡製。現在連這位裁縫的「姘婦」，甚至他們的「劉嫂」，都各有一襲了。

還有最時髦最流行的一種，一共有五百多件，是前後顏色不同，這真是「煞費苦心」，在前面看去，明明沒有外套，祇有袖子，但後面確是有的，結果因為前面外套的顏色，是與旗袍料相做，以致幻成「化身姑娘」了。

用顏色來統計，紅的有六千三百二十七件，綠的有五千〇三件，其他雜色較少。最便宜的是那位「窮公務員」身上掛著的，據說還是抗戰以前的貨。黑色快褪成灰色了，毛頭也斑斑的快掉完了。

更蹩腳的是那件瘦個子穿的單大衣，北風一來，飄飄欲仙，無限的寒酸，但他沒有貪污，沒有囤積。心地光明的人，寒氣也不敢侵襲，自然就不冷了。

冬令時裝大會要過了「春節」才閉幕，還有那獺毛鼠皮，長袍馬褂等，限於篇幅，不及一一備載。整天開放，歡迎參觀！（三三、一一、七。南京晚報）

聖誕老人在重慶

一九四四年的聖誕節，在重慶。

聖誕老人坐着流線型的飛機，遠越重洋而來。

基督徒們早就準備着迎接他，教堂里掛燈結彩預備開一個慶祝大會，小朋友們興高彩烈，夢想着一份美麗的禮物。商人也想空了頭髮絲，在玻璃櫥窗佈置着冬天的雪景，和聖誕老人的匆忙情形。……

聖誕老人的鬚髮斑白了，他負着一大包禮物，蹣跚地從這條馬路走到那條街，又從這一

家，走到那一家。……

他把岳武穆的「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這二句話，包成一個小紙包，送給那些舞弊的官吏和退却的軍人。希望他們自今年聖誕節起……

他把「良心」裝在一個小口袋里，送給那些囤積居奇，操縱物價的奸商，希望他們以國家民族爲重，不要祇顧個人自私自利。

他把一隻順風耳朵一隻千里眼，送給那些祇顧自己享樂的人，請他們看一看前方戰地，

忠勇將士奮鬥和流亡的同胞的慘狀，請他們聽一聽無衣無食的流亡者的哀號。

他把「善惡因果報應」畫片送給那些作惡多端的人，要他們看一看，天地間報應是昭彰不爽的，要是你們作了孽，報應一定會降到你身上。

他把「陰間輪迴轉變圖」，送給那些好吃腥羶，殺生害命的人，要他們看一看將來輪迴轉變的痛苦！

他把重慶各報廣告欄里的一離婚啓事「彙集起來，送給那些快要訂婚結婚的青年男女們，要他們細細的體味一下，不要輕舉妄動，再蹈覆轍。

他把一些灰黑的顏色，一罐一罐的裝着送給那些無恥的人，他更把許多假面具送給那些厚臉的人，好讓他們塗着花臉，戴着面具去見人！

他更把「幸福」散佈給那些志願從軍的青年。他把一些柴，煤，油鹽，米，和平價布，分配給那些窮公務員，使他們不致愁着生活，而可以安心的爲公家効力。

第二天，聖誕老人燃着雪白的鬚子站立在半空中。噙開着嘴巴，看着這些不同環境，不同心理的人的不同表情。

聖誕節已經過去了，這些人正準備開始變動！（三三、一二、二六。新民晚報）（三四一〇，底改作）

奔騰澎湃從軍潮

從軍的怒潮，澎湃在中華民國的每一個區域，每一個角落。

在機關裏，辦公室中以「智識青年從軍」爲「小組」討論的中心題：

「我已在某某報名了。」

「我們的光明就在眼前，這次青年從軍的編組，使前方的反攻戰鬥力爲之大變！」

「在報名處，二位青年因爲體格檢查不及格而哭了。」

「老陳的未婚妻從××來一個電報，相約一同從軍去！」

「國破家何在？……」

下辦公的鈴子響了，在某某處，擠着肉體築成的圍牆，長個子，矮胖子，光腦壳，還有

「眼鏡」兒，「摩登」小姐……

第二天紀念週上，主席報告本處志願從軍的青年，已超出全部職員三分之一，男的佔十分之七，女的佔十分之三。於是大家一致報以熱烈的掌聲。……

歡送大會的舉行以及慰勞品，安家費的發給，預備明年一月一日入營時辦理。

這股熱潮又滾到工廠。

馬達聲停止了，這些不必要的「織綢機」「縲絲機」「大鍋爐」「翻沙機」……可以作暫時的休息。成千成萬的工人，男的，女的，高舉着鐵樣的臂膀，向廠長要求：

「一切爲前線！」

「一切爲勝利！」

「我們也是青年，雖然智識較差，但是我們有使用機器的經驗和天才；」

「加入十萬青年軍，打回老家去！」

「人人從軍去！」

那聲音像古廟裏的洪鐘，像地震，像火山爆裂！

廠長摸一摸玳瑁眼鏡，裂開着嘴，露出一排潔白的牙齒，堅決地說一個字：

「好！」

「中華民國勝利萬歲！」這聲音響澈雲霄。

怒潮汹汹地，又滾到秋風蕭蕭的原野，農村。

私塾的老先生唸着：「是可忍，孰不可忍！」

於是皺一皺眉頭，收拾一下「聖賢之書」，匆匆的上城去報名去了。當他走後，他的學

生們發現書案上留有一張條子，那上面是諄諄相勉「大家從軍去」。於是有一位同學把戒方一拍，大家立刻肅靜下來。

「公而忘私，國而忘家，我們要一致起來保衛祖國。……老師也上城從軍去。……我們要一聞風興起！」……

接着是亂哄哄的竊議聲，收書聲，脚步聲，高呼聲……

片刻。鄉長老爺帶着書記鄉丁，爸爸丟下鋤頭，哥哥放下褲管，皮匠擱下担子，牧兒不顧牛羊，整齊的，零亂的，……紛紛上城從軍去了。……

媽媽抱着祇會笑的弟弟，姐姐揮動着小手帕，歡送這支雜色隊伍的遠征。……

一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中華民族……慢慢地，遠得聽不清，看不見了。

從軍潮翻山越嶺，又滾到某某大學。

老教授脫下那套藏青嗶嘰西裝，換上草綠軍服，有些在刮鬍鬚，恐怕人家嫌他太老。他的夫人問他：

「當真英美的大學里沒有男教授了？」

「唔！當然。男學生都走上戰場了，學校里像「娘子國」呢！」

「某某大學的名教授也到緬甸來開汽車了？」

「是的。還有一位當戰鬥列兵！」

那一邊，學生們在捆舖蓋，齊書本，有些在公告欄前看着那條令人感奮得下淚的「全校師生簽名從軍」的啓事。

「親愛的，沙場上見！」

「親愛的：野戰醫院再見！」一對對的情人在珍重道別，男的決心爲國犧牲，女的已報名編入服務隊。

「一寸河山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沒有國家，智識何用？」

「放下書本，背上槍砲，出了學校，走上戰場！」

這一夜，宿舍里就老談着這些話，直到天亮。

黎明把這浪潮，又帶到熱鬧的都市的大街上。

「一切爲前線，一切爲勝利！」

從軍的熱潮到處澎湃着，象徵着中華民族的怒吼聲，滔滔湧湧，捲盡了敵寇，沖沉了三島。

光明已在目前，快樂之神在向從軍的青年招手！（三三三、一一、五。中央日報）

東京挨炸速寫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廿四日中午。

充滿着孤兒寡婦的哭泣，充滿着死骸骨灰臭氣的東京，突然掛上了一個紅球……

自從一九四三年四月十八日東京挨過炸彈，一般臣民都在驚心吊胆，他們恐怕東京防空總監部有時消息不靈，情報不確，於是匆匆忙忙的鑽出了矮小的木板屋，男的來不及披上和服，女的趕忙打息了爐灶，弄得滿地拋着甜菜，米飯，滴滴篤篤，木板鞋兒打着樓梯，像貓兒似的叫聲，像扯麻布那樣破裂的苦笑聲，像豬羅一般的哼呼聲，混成一團……

櫻子姑娘的辮子沒有梳，杏花夫人的粉還沒有敷好，野田的領結沒有打，山佐的呢帽也來不及拿，百貨商店拉上鐵門，「慰安所」里的客人也溜光了。……

第二枚紅球又掛起了，不一會，第三枚也掛上了。

在兩條地下鐵道和少數地下室中，那些一羣羣的日本臣民，在等待着死神的判決。

飛機聲響了「洪洪洪洪」的，又是美國的B-29式空中堡壘；一轉瞬間，銀色的機羣，在碧藍的天空出現了，接着「冬冬冬冬」的炸彈爆烈聲，皇軍的高射砲部隊不知躲在那個角

里，戰鬥機也溜之大吉了。

「啊！水電廠，修船廠，造船廠冒烟了！」一位日本憲兵在地下鐵道門口叫着，當第一批超級堡壘過去後。

「天照大神哪！我的家就在水電廠的旁邊！」

「我的天皇，保佑我那沒有跑出來的三歲幼孩吧！」

「唉！完了，什麼都完了！」

「……」一羣女人們亂嚷着。

「洪洪洪洪」第二批超級堡壘又來了，地下鐵道里地下室里又回復了沉靜。

當第二批轟炸機羣過去時，又有人在地下鐵道門口喊：

「不得了，堤堰橫濱灣，飛機場那里又冒烟了！」

「滿天通紅的，東京快燒完了！」

接着是第三批，第四批，……一直到第十批。

整整轟炸三兩個鐘頭。

當那三個紅球下去的時候，大家已經餓得精疲力竭，警報解除了，沒有炸死的人鑽出地下鐵道，喘着氣，看着那幾百個長的火舌，舐着那矮小的木板屋子，發出辟辟拍拍的聲音。

馬路上，救火車沒有人駕駛，防護團跑的跑光死的死完，剩下千百萬無家可歸的大和民族，哭哭啼啼！戰爭延到日本本土了。

「美國飛機從馬里亞納的根據地起飛的！」

「四萬多個工廠全給燒光了！」

「前天美國廣播，今後還要連續狂炸！」

「那位軍曹從皇宮跑出來，他看見天皇跪在「御洞」里的天照大神的神像前發抖，幾乎要自殺！」

「這些殺千刀的軍閥，打到我們身上來了！」

十字街頭，一羣恐怖的人在議論紛紛，現在已沒有警察來干涉他們的談話了。

『支那事變』以來，『皇軍』的戰績就這樣的『輝煌』下去。現在雖然陸軍還能掙扎着，但在海空軍方面，已遭了致命的打擊。紙糊的東京已遭着和柏林同樣的命運，柏林已被燒燬過半了，現在東京正是第二個柏林。（三三、一二、一五。勵志月刊）

閒話「駕駛人員」

新民晚報有一次登了一則小品，提到「汽車夫」三字，隔了幾天，他們的公會就來了一個「更正」的公函，表示這三個字含有「侮辱」「輕視」作用。（但編者聲明並無此意。）筆者在公路線上服務很久，對於「駕駛」人員的生活習慣，較爲熟悉，特向讀者介紹於下：

中國之有「摩托車」是在光緒二十八年，有二輛汽車從上海進口。在剛開始有汽車之初，大都覺得這玩意很奇怪。在中國境內開第一部汽車的人，是上海一位外國傳教士，後來有錢的軍閥官僚，也從外國人手裏購得了汽車，因爲要「擺架子」，於是專雇人員駕駛，又因爲他們是官僚，所以目之爲「汽車夫」。說句公道話，那時候對於這些技術人員，確實不大重視。

在外國則不然，「游泳，跑馬，駕駛」，同是一種技術，是現代青年所必需的本領，他們有車子的人，自己都會駕駛，用不着雇人，因此也沒有這些「夫」的名稱。

戰爭發生以後，爲着配合軍事的需要。運輸遂爲爭取勝利的部門之一，全國才一致重視「輜重兵」和「汽車部隊」。政府當局爲着「提高其地位」「以正視聽」起見，一律改稱

「駕駛人員」或者「駕駛官兵」或者「司機」！

由於他們生活流動的緣故，每一個「司機」都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熟習各地風光，像滿口的「南腔北調」，像滿腹的牢騷囈語。但是壞處也就來了，各地的烟賭娼像一捆捆的亂絲，纏繞着他們的腳，一來是他們經常奔波於千山萬水之間，辛勞備著，精神上希望找到一點安慰，二來是因為「流動」的關係。經濟寬裕，逢場而作戲，慢慢地養成習慣，以至於貽害終身！

他們之間有幾種區別，第一種「司機」，是在城市裏接送要人官員的，大概沉緬於都市的惡習，生活比較舒適。第二種稱駕駛兵，在陸軍汽車兵團的，他們大部受過軍事訓練，管理嚴格，駕駛兵之上有班排連營團長，和步兵編制相仿，終年為軍運而勞碌，緊要時還日以繼夜，甚至有時飲食也發生問題，現在則可到各地「新運服務所」去享受免費的膳宿。據說過去也有少數的人生活浪漫，常演成「覆車」的慘劇，現在已逐步改善。第三種稱「駕駛人員」或「司機」他們是商人的附庸，載着纍纍的商貨，或者也帶點私貨，因為是商車的關係，走路不免常常要「吃虧」。第四種稱「機工」，他們是交通部或各省公路局「公軍」的駕駛，待遇介乎「軍」「商」車二者之間，他們也像其他司機一樣，有時也染上惡習。近來有些運輸局對於他們的生活很注意，辦有「機工食堂」「宿舍」等福利事業。

軍車要是私搭了乘客，那便是「黃魚」，私裝了「商品」，那就是「黑貨」。

駕駛技術的學習，三個月可成，六個月便精。軍車的駕駛兵很苦，「黃魚」的錢抵不過車子修配零件，於是有些時便會發生盜賣「××」了。

本領大的各種「駕駛人員」在他常跑的公路站，還都有一位「臨時」的「太太」！（三三、一〇、三〇。新蜀報）

德政的兩面

有一位外國人批評中國人好講「面子」我們自己問良心說一句，的確有點「如此」。

自己做錯了事，不肯坦然的承認，必定要忸怩作態，推三阻四，這無非爲了面子。一些善於奉迎的人，抓住了這弱點來利用「官僚」。使你被籠入圈套，無法擺脫。

當某要人被發表某項職務時，他的友好，他的僚屬，會來一個「通電」歡迎，對於他担任此項職務，大加讚揚，等他處理了若干雞毛似的小事之後，大家更聯名來一個「恭頌德政」，說得天花墜亂。「清廉」呀！「愛民」呀！把字典上美麗的文字，連綴成一串。這就算他們的忠心耿耿，什麼條件也就「彼此彼此」了。

他們登這「恭頌德政」啓事的用意，當然很多人都能明瞭的，無非是利害相關，休戚與共，一面算是討好，拍拍馬屁，一面却有條件，哈哈！「投桃報李」，「拋磚引玉」！幹這一個阿諛諂媚的，大都是當地的土劣之類，他們內方外圓，轉舵也最容易，祇要看到你「大勢已去」，或有交卸可能，他們立刻又會出爾反爾給你加上「移交不清」，「舞弊貪污」的罪名，不惜捏造證據，到處呼號，甚至散發「快郵代電」，弄得你啼笑皆非！

政府當局洞悉這種內幕，曾幾次下令，嚴禁各報刊登「恭頌德政」的啓事，可是，曾幾何時，這種故態又復萌了，連重慶的報上也發現這些「舊花樣」。

記得某縣有一位專員，在台上任職八年，地方各縣的「紳士」們，今天你登「恭頌德政」，明天他又「恭頌德政」，等因奉此，就這一套，後來索性公開募捐，且強迫攤派，弄得小學生走斷腳筋，宣傳家喊破喉嚨，預備建一座「功德」牌坊，經人勸阻後，改修一座圖書館用作紀念。後來當這位專員調走，新官上任了，大家態度立刻大變，這個指摘他「消極」，「低能」，那個罵他「貪污」，「違法」。到現在這圖書館落成二年，里面會是空空如也，說不定再隔若干時候，就會給人拆掉。

另一位縣長在台上的時候，地方人士也是天天「恭頌德政」，但是當省務會議剛決定「調省」的提案，不料這里就搗亂起來，有的要「查賬」，有的要「扣留」，不讓他調省，還有要「動武」，真是亂七八糟，一場糊塗！

還有一位縣長奉令調升專員，地方上各「法團」在他離縣的那天，召開一個歡送大會，但是當歡送的隊伍還未歸來，歡送的音樂還在耳邊，後面却貼起了「打倒」「檢舉」等的標語。諸如此類的事情，委實太多了。舉不勝舉！

經驗告訴我：所謂「恭頌德政」者，就是預先告訴他說：有一天我們要「檢舉」「控告

「你」。這些虛偽的幌子，是一塊有美麗糖衣的毒藥，先給你甜甜嘴，到藥性發作，便嗚呼哀哉了。

德政的正面像是奉承，像是「若有其事」，但是，在它的反面，却藏着一把刀，一包毒藥！（三三、二一、六。新蜀報）

擦皮鞋的祖師

我們用攷古家的眼光，來談談「擦皮鞋」。

那是十幾年前的事了，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個弄堂口，有一位山東的大胖子，蹲在地下，替過往的行人「擦亮皮鞋」，收入除供自己生活外，就捐作「救國獻金」，他是東北義勇軍中的一位少將，他叫江民聲。

九一八事變時江先生在李杜，馬占山等將軍的幕僚中任少將參議，轉戰於白山黑水之間，在哈爾濱的時候，曾一度爲敵寇誘捕，義勇軍戰事失利後，江先生自己覺得對不起國家，不願接受政府任何津貼或名義（雖然馮玉祥先生曾迭次召他）流亡到上海，爲着「自食其力」，遂在法租界爲人擦皮鞋，就是那時轟動上海各報的「擦皮鞋少將」。

江名聲氏童年的苦鬥與馮玉祥氏相倣，幼年卽浪跡異鄉，在他的生活史中，他做過礦工，新聞記者，學徒，店員，教書先生……對於抗日救國的宣傳，江先生曾不遺餘力，從哈爾濱到東三省，從東三省到上海，到南京，到漢口，到宜昌。……

蘆溝橋事變以後，江先生組織了「戰時青年互助社」，招收無家可歸的流亡青年，予以

「抗戰宣傳」和「擦皮鞋」技能的訓練，編印各種抗戰地圖，和通俗畫報和「正氣歌」等，除了擦皮鞋以外，就是推銷抗戰書報，作通俗講演。

那時筆者在宜昌某報，對於江先生節餘擦皮鞋錢的迭次獻金，曾每日爲文贊揚，江先生除了以自己領導的「互助社」獻金而外，還策動宜昌各界獻金，成績頗爲良好。

宜昌各學校團體紛紛地要求江先生前去講演，大都由筆者介紹或伴往，並與江先生商洽排定時間，記得有一次江先生會把他那雙穿了三個大洞的無底爛皮鞋給大家參觀，引得哄堂大笑！

此後，江先生赴長沙廣州一帶從事救國宣傳，並且慢慢的來到重慶。大約重慶之有一「擦皮鞋」，是由他所訓練的「高足」們的傳播。

回憶當初他創導「擦皮鞋」的用意，完全在養成「自食其力」的國民，免得消耗國幣，並把節餘的錢捐獻給國家。不料在十幾年後的今天，這玩意就一落千丈了。

我們看一看現在重慶的二千多個「擦皮鞋」的男女老幼，他們完全自私自利的爲着糊口，真是一每况愈下，至於技巧的拙劣，「偷工減料」，更其餘事，與江先生提倡的心意，大相逕庭！

自從這新的「生意經」在陪都害了流行病以後，一方面害得那些老爺太太，把手也懶攪

了，化上十五元錢，可以驕傲的翹起他的「貴足」，來是「混泥漿」去時「亮光光」。而另一方面，却也養成了二千多「擦皮鞋」的可憐虫，對於人力的浪費，實在可惜！

每次當我走過那些「擦」的「隊伍」之前，心中不免有如此的感想。我冒昧地將江先生拉上擦皮鞋的「祖師」之座位，不知江先生觀之，作何表示？對於今日「過剩」的「擦皮鞋

「隊伍，更知何處置？三十三年秋作於重慶。（三三三，一一，一七。新蜀報）

大衣的故事

(一)

我穿着這件到處是槍眼洞的草綠厚呢子的大衣，每天照例到機關辦公，同事們見到就竊的議論，女同事們更抿嘴而笑。

『活像一個俘虜！』

「這真像日本鬼子穿的，東洋貨！」

『……………』。

知己的朋友爲我不平，他們認爲這是一種侮辱，有些勸我脫下不穿，有些勸我掛在拍賣行裏，更有對我表示同情，默默的一言不發，有動於中的。

事實上，都是別人的無聊，多事，討厭，可惡，……………我對這件大衣非但不嫌他的破舊，還覺得非常的光榮。因爲，我和他已有三年的歷史了。

(二)

那是××吃緊，××會戰的時候，家鄉淪陷了，我和少數的同學投奔到××師戰地服務

隊，我們都是一羣有熱血的青年，會說會寫，能文能武，在前方我們幫助傷兵們一批一批運送下來，有時担架兵不够分配，我們也臨時充任担架兵。關於士氣的鼓勵，鬥志的加強，我們吃盡了相當的力的。我們在戰地裏爲士兵們講文天祥，岳武穆，關壯繆，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的豐功偉績，成功成仁，我們用歌咏來提醒他們的疲勞，協助民衆疏散，聯絡軍民感情，爲傷兵們換湯換藥……這些雖是瑣碎而容易的工作，但除了我們，誰也不敢到前方去。

某一次夜襲××，敵方以猛烈砲火還擊，我們是隨軍行動，在一個山谷口，一聲砲響，我被震昏過去了。當我醒來時已在野戰醫院裏睡着，醫生說我腦部胸部微傷，因爲砲彈就落在我的附近，除了衣服破裂，皮肉略受輕傷外，幸無大礙，同志們死傷的共有三十餘人。

這時正是秋深，第二天，師長來看我們，對於我們的負傷深加慰勉，每個人發給從俘虜身上剝下來厚呢大衣一件，並且對我們說：

『穿上吧！用這光榮的戰利品，來慰勞你們工作的熱忱！』

(三)

以後我一直養了一年傷，轉輾到大後方。

三年了，每當我穿上這件光榮的大衣便敲開了回憶的門似的，往事如流水一樣的逝去了，當初服務戰地的熱忱，長官們對我的友愛，前方士兵們如何渴望着我們給他在精神上鼓勵

，……不勝感慨！

然而，現在我的傷是全愈了。在各地掀起「智識青年從軍」運動的時候，我要響應「十萬青年十萬軍」，再度的踏上戰場！（三三，一〇，二三。新蜀報）

記一位盲人

中國對於殘廢人，向來不大注意，甚至還有輕視欺侮他們的。即使有些慈善事業，辦些盲啞人的福利，也祇注重於表面或消極方面而已！

新運十週年紀念時候，新運總會發起「盲殘福利運動」和「沙眼防治運動」，孫夫人等也起來大聲疾呼，發動募捐，成立盲人福利委員會，發展盲人福利事業，文化事業，這些算是表示社會注意盲人福利的開始。

這裏，我想介紹二位盲人：

第一位是鄭隱飛先生，他現任社會部專員，兼社會部重慶盲啞教養院院長，擅長音樂，對命相也頗有研究。

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文化會堂的某一次聯誼晚會，社會部特別請他的學生（盲啞教養院的學生）表演絲竹，由鄭先生親自領導，當時一般人都很感覺驚奇，因為她們婉轉的歌喉，和嫻熟的音樂技巧，悅耳的絲竹，使每個聆聽的人，贊佩不止。

第二次我們（叔和兄和我）約他在某處茶敘，鄭先生，是安徽人，但是他操得很流利的

北平話。他說十歲就失明，這是由於醫生的誤投藥石，但是他好學不倦的精神，並沒有因為失明而稍輟，他開始進教會的盲啞學校，由小學而中學，直到大學畢業。鄭先生說一個盲人對於事物的記憶力特別強，心也特別靜，因此適宜於學習音樂。他自踏入社會以來，沒有停止過「聽報」的工作，所以對於時事，非常明瞭。

對於親戚朋友的往還，鄭先生祇要聽到他的脚步走過，便知道他是何人。鄭先生的兄弟共有九人，他却接觸過很多的命相哲學家，他有一位親戚也研究哲學，因此，使他養成了命相的人才，他精通法國手相，和揣骨相，所談無不應驗。但是他却不肯輕易允諾為人談相，算八字。

談到未來的事業，鄭先生計劃大規模的創辦福利事業，編製盲人圖書，已有詳細的計劃寄呈孫夫人，如果事實上許可的話，還預備到外國去一次。至於「戀愛」方面，鄭先生並沒有灰心，他自己承認他的工作機會與異性接觸很多，愛的萌芽會隨着他的事業而增長的。

第二位是自稱「四明樵子」的南京人，他原籍浙江，失明更比鄭先生為早，因為是一世代書香」的關係，他也有「滿腹」的才學。他有八口的家庭，因此負擔很重，加以流亡的關係，生活相當清苦，所以他懸牌為人算命，看樣子也潦倒不堪，一位盲人，又落寞江湖，又有什麼辦法。他的恆心和記心之強，是任何人所不能及，領袖歷年重要文告，他能背誦如流

，對於國內重要城市的陷落，他能不費思索的說出年月日，那一戰區由那位將領主持，他更是瞭如指掌！

這是二位了不起的盲人，他們有學問，有才識，有恆心，有勇氣。關心戰事，擁護領袖

（三三，二〇，一五，南京晚報）

新動物園

抗戰七年半，社會上發生了種種畸形的現象。好多作子孽的「人」，變成了「動物」。那些嘴上擦着鮮紅的蔻丹，手上擦着指甲油，頭髮燙得蓬蓬鬆鬆，像吊死鬼似的眨着鼠眼的「特種職業婦女」就是吃人不見血的「狐狸」。

「畏夫」（譯音）跟別人「那個」，自己却帶着「緣頭巾」視若無睹。昂昂然，能屈能伸，吃軟不吃硬的。假癡假呆，縮頭縮腳，畏首畏尾的。人人稱之曰：「烏龜」。

想去成都找不到客車，要上敘府買不到船票，穿着陰丹士林長衫，藏青西裝，芝蔴布短服的許多人們，形形式式，花花綠綠的，遇到「順水」就動，若是額角頭不亮，碰上「漁翁」就變成「黃魚」。

一些大腹便便專門榨取，剝削，吸吃人血的，或者有奇貨可居，高抬物價；或者買空賣空，操縱市場，這便是滿身銅臭氣的「臭虫」。

長得粗眉大眼，肥頭肥腦，滿身盡是「油水」的大人先生，終日無所事事，遇到對手，一記竹槓，敲得頭破血淋，五體投地，關金也不異而飛，這是「瘟生」，也是「阿木林」，即是「豬羅」。

仗着主子的威力，倚勢凌人。搖頭擺尾，自鳴得意。有眼無珠，專欺生人。唯利是圖，嗜着「死人骨頭」。一見到主人，便俯首貼耳，任所欲爲，聽憑使喚，這就是會「走」的哈吧「狗」。

還有人變的動物多着呢！讓讀者們自己慢慢的去發掘吧！

(三三三，一一，六，南京晚報)

月亮圓的時候

月亮圓的時候。街頭巷尾，失學的孩子們唱：「月亮在那里？月亮在那方，他照見我的心，他照見我的床」……。

年青的，離别的少年丈夫或者妻子，坐在窗前自語：「月亮圓圓照九洲，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團圓聚，幾家流落在外頭」。

流亡者，在被薄褥冷的床上，撫摩着一顆創傷的心，唸着唐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首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京劇迷大哼：「八月中秋月光明……」，「八月中秋桂花香，行人路上馬蹄忙……」。
老秀才反背着手，在書齋里踱來踱去：「月到中秋分外明……」。

×公館的「話匣子」，正在唱着：「月光光，照他鄉，他鄉人兒淚汪汪……」。
一所小學里，那位肥胖的女教師正在教她的「高足」們跳「月明之夜」的舞蹈。

× × ×

當月亮圓的時候，他的光芒照射到每一層社會的角落，這些角落里的主人翁包括社會上各種各樣的人，甚而還不止三十六行。

照例說，秋是一個蕭條冷落令人難過的季節，秋風秋雨的襲擊，樹上落葉的飄零，野花閑草的枯萎。然而，中秋畢竟還爲一般人所歡迎，重視，就是因爲「月色」特別光明，「月亮」也特別圓啊！

但是，掃興的是連日來的「紅球」升起，人心不安，「洞中」生涯，失去了暫時的自由雖是小事，還有生命財產損失的危險。

有錢的人過節自然是「舒服」的，吃幾台「油大」，打打小牌，看看電影，遊遊南泉，他們從貪污，枉法，囤積，居奇，或者祖宗遺留下來的臭錢，拿來浪費無度，任意揮霍，自問良心，恐怕有點「不安」吧！

而另一方面，終年爲國家勞瘁的公教人員，恐怕要透支一點「薪水」也不可能，想打一次「牙祭」也要煞費苦心的籌劃。更有那些無家可歸露宿的流浪者，衣食也成問題，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了！

再看一看前方忠勇的將士，他們在戰壕中拚命殺敵，有時喝一滴水也不可能，那里還說得上「月餅」「油大」，魚肉雞鴨……。

月亮圓的時候，地面上幻變出許多不平和不合理的事情，但在天上，月光還是普照大地的每一個角落，對於任何一個階級，都是一視同仁！

（三四年中秋新蜀報）

垃圾的故事

這是熱鬧市區附近的一條街道。

「疲勞轟炸」以後，這里的一座洋房被炸掉了，留下這一塊廢墟，一些瓦礫堆，一些竹片木屑。

於是；有人想「利用廢地」，慢慢地，一畚箕，一畚箕的垃圾傾在這裏。……不久，垃圾堆積成一個小邱，又不久，垃圾高得像一座小山。

某局長覺得這事情關係他的「面子」，就上了一个簽呈，說是什麼「有礙衛生」，「與市容觀瞻有關」，結尾是請核發搬運費×××萬，結果是「照准」。

隔了相當日子，一些面黃飢瘦的伙子在那裏用「人工」搬運垃圾，一天挑走三担。同時，在這個期間，張大嫂每天送來四畚箕，王媽每天送來三畚箕，孫四娘每天倒來五畚箕……結果，伙子天天在向「城外」搬運，這些人却天天在向這裏傾倒，剛剛形成一個對比。局長對於這件事很為焦慮，就心生一計，想出了一個辦法，隔了幾天，那些搬運的伙子變成平地的泥水匠，局長奉到指令准予征用這塊地皮，修起一座公館。

從此以後，再沒有人敢在這裏傾倒垃圾了。

（三四、六、二〇、時事新報）

快樂忘形？

這年頭，外國影片商心血來潮，他們知道遠東雖然在烽火連天中，但有些多錢多閒的大人先生，太太小姐們因為發了國難財，弄得無法消磨辰光，但依然還需要麻醉，肉感，依然有不少色情狂之徒，於是儘量製造肉感，香豔，淫蕩……等的片子，大批的運到中國來放映。

於是，什麼「美月琪花」呀！什麼「狂風熱舞」呀！什麼「獸林丹鳳」呀！什麼「歌場魅影」呀！……弄得電影院門庭若市，弄得色情狂的青年男女如醉若癡；瘋瘋癲癲，一天到晚祇想大腿，接吻，乳峯，裸浴，肉感，香豔，……這是抗戰時期所應有的現象嗎？

前見報載「快樂忘形」一片在蓉被禁映，愛國的人不禁爲之大快。現在雖然運到重慶，——請不要忘了這是戰時的首都，抗戰的司令台！——公然獻映，也依然是肩摩踵接地，熙來攘往地擠着一堆堆的冷血動物（？）在擠——買票，擠進擠出，我們要是沒有忘記現在還在抗戰，並且還在艱苦的時期。我們要是還有幾十萬的青年正在自動從軍的話，那就應該馬上宣布勒令停映！我不是反對娛樂，更不是和影片商或者電影院老板有什麼下不去，這是一點良心問題！因爲，如果電影沒有一點教育意義，完全在風呀，花呀，雪呀，月呀，女人呀

，大腿，歌呀，舞呀，這些方面，那他將失去教育的意義，完全爲了消閑，爲娛樂而娛樂而已！

我們要快樂，不能忘形！

我們要娛樂，但不能毫無意義，不能脫離現實！

（三四、三、七、新蜀報）

（三四、十、底改作）

二房東

抗戰以前，一些大都市因爲工商業發達，人口衆多，住的房子發生問題，於是把一間間的房子，隔成像鴿子籠似的，上下碰頭頂腳，左右不到六公尺，僅够放一張床，一隻橙子而已，真所謂斗室。

於是，一座房子經過幾次劃分，轉佃，二房東，三房東甚至到四房東……統稱爲二房東。二房東的權威很大，除了他自己自住房子，並且享受一切較好的設備外，他還可以靠他來維持生計，無異是一種職業。

二房東大多是「白相人」「袍哥」之類，或在當地有一點小面子，否則無法應付這些良莠不齊的房客。同時，女的又比男的爲多。所以二房東大都吃得肥肥的，大腹便便，怡然自得。

可是，現在這種情形却風行在重慶了，重慶原有一百萬人，湘桂戰事緊張後，到現在爲止，已增加了二十萬人，重慶原有人滿之患，到現在便形成無可再擠，大房子變成小房子，小房子又變成小小房子，擠，擠，擠，擠得一塌糊塗！原來的房客，現在變成了二房東，原來的二房東，現在變成三房東或者四房東，五房東，原來的廚房搬到屋簷下，現在變成了「

閨房」，原來的「毛房」撤銷了，現在也變成寢室。

重慶的「假洋房」自然比不上鋼骨水泥，於是風波也較多，今天這里屋漏，明天那里吹去一塊板子，口角打架不一而足，二房東要沒有一點辦法，就會時常遭房客們的責難。但有時二房東的勢利，也是令人可恨，房東承認的事，他可以不答應，這些，便是二房東的本領了。

紐約的房荒和重慶一樣，曾盛傳着這樣一個故事：某甲在橋上過，看見河里有一個人將要溺死，他便奮身跳下去，把他救到岸邊，問明他住的街道門牌號數後，又把他推下水去，急急忙忙走到他住的地方去租房子，以爲此人必淹死，當然可以租到房屋，但當他剛敲開大門，二房東說這房子已經有人租下了，某甲很奇怪，經多方探聽，方知道這位先去租房子的，就是推那人下水的人。……這雖然是一段傳說，但已够形容租房屋的困難，和二房東的不容易當。

二房東有時操縱房價，是住房子大眾的蛀虫。但有時也給人以房子住，免得餐風宿露，也是大眾的恩惠者。

猪肉開禁了？

因爲在戰時要節約，重慶的猪肉是被禁止的。

在大小館子，不准出售猪肉的菜，不准出售猪肉的包子餃子，但是這是禁令而已，事實上，那一家館子不在出售猪肉，不過，這是公開的祕密。

當我們走進館子，看到那張「奉令禁售猪肉」的條子的時候，我們心里不覺暗暗的好笑，因爲當堂倌們走過來，祇要你願意高興，你可以隨便告訴堂倌，點些猪肉的菜和猪肉的包餃！而在開帳單的時候，他一樣的不開入！

不過，這種偷偷摸摸，不能公開的事情，究竟還嫌沉悶麻煩，這種陽奉陰違的勾留，要是一旦遇到「經濟檢查隊」或者「臨檢隊」，那就要「被處罰金」甚至有停業處分！

所以，各館子聯合請求社會局和市政府准予「開禁」，一次又一次，結果商人勝利了。

三十四年底補誌

猪肉開禁了？屠夫捏着血淋淋的屠刀，露出一排黃牙齒，哈哈大笑，管他什麼「放下屠

刀，立地成佛」，多殺一隻：老子也多揩一點油。

豬肉開禁了？餐館業同業公會請求，社會局發表談話，報上也登着消息，但政府還未有明白表示，因此，中西餐館的那張「奉令禁售豬肉」的條子，還沒有折進字紙簍。

豬肉開禁了？「大司務」笑着說良心話：「我們賣豬肉沒有停止過，條子是條子，賣還不是照樣賣，炒肉片三百元，炒肉絲二百八十元……哈哈騙上不騙下」。

豬肉開禁了？吃豬肉的人望着那張「奉令禁售豬肉」的條子發笑，天下有這樣矛盾的事嗎？一邊禁止，一邊大嚼，豬肉豬肉，各式俱全。

豬肉開禁了？香腸包變成了豬肉包，臘肉「燒買」變成了豬肉「燒買」。白切肉，紅燒肉，回鍋肉，清燉肉，……肉天肉地，皆大歡喜！

豬肉開禁了？屠稅徵收員眉花眼笑，他預料每天可多殺幾百隻豬，稅源大增，財神臨門。豬肉開禁了？因為「豬仔」來源缺少，運輸不易，成本增高，又要漲價，漲到……預言家這樣推測。

豬肉開禁了！在賣肉的架子前，人是格外的擠，口角特別的多：「不要搭帶頭」。「盡是骨頭」。「要不要，不要算求（？）」。 (三三，一，六，新蜀報)

流行病

記得論語上說：「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社會上一件任何事情，不管你好壞，一經有人倡提，便一以傳十，十以傳百，人人做市，成爲一種風氣，說得粗俗一點，成爲一種流行的病症。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一逢到什麼壞的習慣，不良的事情，虛榮心重的人便會趨之若鶩！

最近有兩位朋友去昆明，在他們來的航空信上，提到昆明街上的洋味很重，××滿街走，商店的招牌也加上洋字，男男女女，都一律洋化，尤其是那些自號爲摩登女郎，更是充滿着「異國情調」。這是一種流行病。

湘桂邊境戰事轉進後，大夥兒的洋味到了重慶。

你看：那價值三十萬元一襲的海勃洛大衣，滿街躑躅着，使那些衣衫襤褸的人「望衣興嘆」，這海勃洛不是流行病嗎？

你看：那頭髮梳得高出二三寸的，既不是飛機式，又不是螺旋式，不也是洋味嗎？還有那鮮紅的蔻丹，晶亮的耳垂，更是惡性的流行病！

你看：自己的頭髮不蜷曲，化上幾千元錢，用人工把他弄蜷，蓬蓬如「毛獅狗」，這不

是流行病嗎？

你看：本來鞋子的作用是爲着便利走路，然而，也得學着洋味，墊起寸多高的高跟，因爲我國的馬路，高低不平，還沒有達到外國那種程度，這樣，就苦了我們這些摩登的小姐了，一走路就鬧脚痛，就在脚上打起泡來！這不是流行病嗎？

還有那種最流行的，是一個長方的包包，是一個溫手的荷包嗎？是藏票子的錢袋嗎？是貯另星吃食東西的百寶囊嗎。那些摩登們穿着高跟皮鞋，走起路來娉娉娜娜，都把兩隻手塞進這種包包裏，像作揖似的，又像上了枷鎖似的，真使人莫明其妙！這是急性，瘋狂流行病。

更有其他的流行病太多了，不及一一備載，請你自己向馬路上去看吧！我願這種流行病馬上絕跡，更願一位精明的大夫來診治它！

（三四，一，五。新蜀報。三四，一〇底改作）

霧之晨

山城的冬季，多風，多雨，也多霧。

「霧重慶」已成爲一句成語，「冬至節」一過，重慶的市民仗着霧，大胆經營他們的生意，也大胆的建築他們的居室，他們以爲霧是抵禦敵人空襲的烟幕彈，霧是宇宙間神祕虛玄的偽裝。

當昨夜的霜風正漸漸的消失的時候，霧就從晨曦的隙縫中鑽了出來，瀰瀰濛濛，把大地籠罩得烟氣騰騰，白茫茫的一片，雖不是伸手不見五指，却也是丈外不見人。

勞力們一覺睡去了隔日的疲乏後，在霧之晨，他們不得不冒着霜風，去爲人搬運貨物，「杭育」是他們的不平之鳴，幾聲一喊，汗也來了。

報販們爲着向人們報導時事，也是縮縮瑟瑟的跑在街頭，在霧中，他們一聲聲的喊，驚破了晨曦的寂寞。

菜市場的晨是那末的匆忙噪亂啊，一羣主婦們，一羣菜販們，一羣廚師們，……
：在霧中竄來穿去，各有各的忙法，各人的心上也有另一層人爲的霧，那就是錢的多少，貨的好壞。

那些商店的大門還緊閉着，霧悄悄的鑽進門縫去看看，店員們還在鼾聲如雷的酣睡着，也許是昨宵算帳太晚了，也許是新到一批貨物，辛辛苦苦的整理了一夜。

露天洗臉場上，人圍成一個圈子，燒水的拚命扇着爐子，打水的注視着往來的人，祇要有人一走近，很快的一瓢水倒進盆子里。

集訓的壯丁在馬路上跑步，「一二三四」喊着口令，這種精神抖擻的聲音，使醉生夢死的人們甦醒過來。

在那濃霧籠罩中的洋房別墅里，銅床錦被中，老爺太太還在做着溫馨的，甜蜜的美夢，他們夢見銀行賺了錢，股本加多了，紅利又變成了股本，或者這個比期可以收到幾十萬的利息。

汽車在霧中失去了一速」的功效。像一個硬甲虫似的，徐徐的爬行着，唧唧的叫着，霧之晨充滿了虛偽的神祕，和生活的酸辛！

霧之晨是每個人一天生活鬥爭的序幕。

(三四、一、三一、新蜀報)

燈的變化

在人類的歷史上，自從燧人氏發明了鑽木取火。到了晚上天黑的時候，便把這種火用作照明的工具，謂之燈。

慢慢地，覺得用樹木燃燒着的燈光不是辦法。才發命了榨取植物的油，而有了菜油燈，豆油燈，棉油燈。這種燈的風味，是「一燈如豆」。

以後，在這種燈上加上一個鱗質的罩子，更改裝其內部，成爲精製美觀。於是在皇宮里，在衙門中，在一些有錢人的家里，都點上這種燈，稱爲「宮燈」。

再以後，外國人發明了煤油（洋油），於是，洋油燈既便宜又明亮，一時「美孚燈」「馬燈」出現……大掃菜油燈的風味，於是，光明到了人間，商店做起夜生意，學生們開夜車，大人先生也開了夜宴。

接着，煤汽燈（即汽油燈）發明了，更是大放光明。

接着，電燈發明了，二根電線，一隻燈泡，光既亮，也免得上油，打汽等的麻煩。

可是抗戰以後，電燈材料太昂不易買到，煤油爲着可以提煉汽油，也不易買到，於是，菜油燈又應運而來了。在那些裝備着現代設備的洋房子裏面，除了極少數以外，在停電的時

候，都點上了菜油燈。或者也有點電石燈的，但電石一來有股臭味，二來價太高。所以採用並不普遍。

我真不明白，地球轉了千幾年，歷史演變到現在，一切都在進步，但是燈却往倒退了。從菜油燈到菜油燈，這能不說是一種奇蹟。

（三四、二、二八、時事新報）

偷電偷水——幕劇

(一) 偷電

第一幕

時間：一個中午

地點：××文化協會飲食部

人物：外交經理田×

電燈工人胡××

重慶電力公司若干工人

看熱鬧的人

警察

憲兵

劇情說明：

××文化協會飲食部，欠繳電費，經公司拆除接火線。

飲食部外交經理田×，係某部特務，身佩手槍，不顧一切，私自接火。
電力公司勸告，無効。

×

×

×

公司派工人胡××前往拆火，外交經理田×出面干涉，言語衝突，田×拔槍在手，扳動機紐。

「兵！」

胡××一命嗚呼。……

×

×

×

看熱鬧的人圍攏來。

電廠工人聞惡耗，義憤填膺，卡車開來，蜂擁上樓，飲食部玻璃窗，桌凳，碗盞，……被打得落花流水，一乾二淨。

看熱鬧的人多起來。

田×當場就逮。

憲兵警察趕到，維持秩序。

散開來，增加來！……

第二幕

時間：×天以後

地點：原處，××寺，土橋，大街上

人物：和尚道士

弔喪的人

家屬

劊子手

餘同第一幕

劇情說明：

××文化協會飲食部變成「追悼大會籌備處」。

門前貼着一張「佈告」，「……殊屬非是……勸令停業……」

同情胡××同志的人，送着「文說」，「很多」的「輓聯」。

琳瑯滿目，哀不勝收！

「……千古……」

「……敬輓……」

最出色的三副：

「偷電殺人國法何在」

「橫行霸道槍斃才該」

「祇求任務完成先生竟可從容去」

「不得公平解決我等還須繼續來」

「爲什麼死了不閉眼睛」

「是不是要等兇手前來」

x

x

x

工人代表要求：主張嚴懲兇手！

政府在舉行會議。

x

x

x

有了合理解決。

追悼會遷x x寺。

厚葬死者，撫慰家屬。

嚴懲兇手！

「兵！」

在主橋，劊子手驗明正身，兇手一命嗚呼，「六月債，還的快！」
人心大快！

出殯。

隊伍拉長一里路，輓聯×百副，樂隊×隊，執紼者×××人，觀者××萬人！
備極哀榮！

從此，再沒有人敢「偷電」了！（！）
可是，重慶的電燈，也永遠黯淡無光了。

（一一）偷水

第一幕

時間：早晨

地點：街頭

人物：伙伕

担水者

看熱鬧的人

憲軍警巡查隊

劇情說明：

自來水公司「水站」少，「水價」高，「供不應求」。

爲免擁擠，省出錢，伙伕偷用街頭消防水樁。特製的開關，竹筒，一轉開，白水源源而來，取之不竭，用之不盡。

担走一半，担到××部，××司，××處。

漏掉一半，糟蹋一半，滿街滿地是水！使買不起水的人「望水興嘆！」

大胆的人趁「水」打劫，偷，偷，偷，一担，二担，三担，……

軍憲警巡查隊來了，上前制止！

「你們知道××總都有佈告，偷水是犯法的？」

「……」沒有人理會，還是放，一担，二担！……

「不准再放！」

「……………」依然沒人理會。

「豈有此理！把他帶走！」

……………

……………

扁担，水桶齊飛！

胆小的人抱頭竄鼠而去！

伙伙還在抵抗！……………

人越來越多……………

「兵！」

手槍失靈走火，一個伙伙送了命，嗚呼哀哉！

人漸漸散開。

軍憲警巡查隊返隊。

死的伙伙給抬走了！

血水還在流着……………

第二幕

時間：若干天後

地點：同前

人物：別的伙伙

担水者

巡查隊

劇情說明：

伙伙死了，××處厚賞他的家屬。

××××無罪！

「風頭」稍過，大家漸漸把這件新事遺忘了！

×

×

×

伙伙（別一些的伙伙）又帶着他們特製的工具，在各處水樁前偷水！

老百姓也跟着「如法泡製」

水還是照樣被糟蹋。……

巡查隊過來了，又走過去了。不問不聞了！

担水的人都笑了！

自來水公司股東在開會，在請願，在皺着眉頭想心事。蝕本，蝕未，蝕本。……

x

x

x

××總部又出了一張佈告：

……偷水者不論何人，如經查出，一律槍決……

但，×××後，除了那個可憐的伙伙外，却沒有看到聽到第二個人槍決！

笑的笑，偷的偷！……

蝕的蝕，愁的愁！……

挑的挑，流的流！……

x

x

x

于是，××報副刊上有這樣一隻短文：

……自來水漲了，逢到星期又是停電停水，一些平民們每到叫「河水」的時候，一方面忍痛付了一百幾十元錢一担河水錢，一方面就咒罵自來水公司。

我不是自來水公司的股東，也不是該公司的任何職員，或者職員的親戚朋友，但是我每天的每天，當我走過林森路與鄒容路，或者中華路幾條街道，看到那些救火用的自來水管，

總有些武裝的，或者普通的人，帶着自己特製的工具，在一挑一挑的取水，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收錢，或者得到那一方面的許可，我覺得這種方式始終是要不得的。

一滴汽油一滴血，一滴自來水也是不容隨便消耗的。對着那滿街橫流的澄清的自來水，我不禁惋惜萬分。……希望政府採有效的方法來制止！……」

但很久以後，依然如故，偷水並沒有停止。

於是，重慶就時常鬧着水荒了！

大脚女人和小脚女人

小脚女人和他結婚三十五年了，那時候，他們還正在大都市附近一個鄉鎮裏，他的家裏有錢，自然他是一位公子。小脚女人那時候也是一位千金小姐，還讀過四書五經，懂得三從四德！

大脚女人和他結婚却不到五年，她比他的大兒子還要小十幾歲，住過女學堂，會說洋語，唱洋歌，跳洋舞。有着一副使人歡喜的面龐，兩個酒渦兒，歡喜打扮，燙着頭髮，搽脂抹粉，漂亮時髦，正和小脚女人的古派，樸素成了一個對比。

大脚女人還沒有出世的時候，小脚女人已經生下了一位小少爺。現在她的媳婦已經是三十歲的少婦了。他在生意上有了成就，就從這一個城市搬到那一個城市，由於生意上的往返，一位小商人用美人計獻出了他的姪女兒，就是現在的大脚女人。

起初，這消息一直沒有傳進小脚女人的耳朵，她只知道丈夫的事情忙，應酬多，難免夜深歸家，或者甚至外宿不歸，但是當後來發覺丈夫的衣袋里有女人的新式手巾，和年青女人的照片，才漸漸的懷疑起來。於是有人告訴她，在另一條街上，另一座公館里，還有着另外一位小太太。於是第二天他們就由吵罵而打架，從此以後，家庭裏已失去了歡樂，他也更人

常回來了。

慢慢的，小脚女人由啼啼哭哭而想穿了一切，她沒有辦法控制她的丈夫，但還可以控制家產，她學會了燒香拜佛，唸經吃素。……

又慢慢的，大脚女人漸漸的露臉在交際場所，宴會席上，一些恭維的人會口口聲聲譽爲夫人，她於是肆無忌憚的活躍起來！她歡喜看電影，話劇，於是有拍馬的人給她送戲票來，她歡喜化裝，於是有人給她送來法國的日紅，香水，她歡喜打牌，於是一羣想吃天鵝肉的生們追逐着她，讓她天天過着牌癮，也天天贏着很多的錢。

小脚女人雖然被人冷淡，沒有人來理會她，但到底她生有一些兒女，丈夫也得給她一些面子，況且一羣兒女和一百八十顆佛珠整天圍繞着她，也并不覺得寂寞。她已經沒有丈夫的溫暖，但她不難過，她祇恨那個不要臉的奪去她丈夫的大脚女人、

大脚女人雖然天天在外面活躍，但不敢公然的和小脚女人見面。她怕有人會開她的玩笑使她的夫人身份發生問題，或者遭了小脚女人的一頓痛罵！

她和她各有各的人生觀，小脚女人因爲顧着面子，和他又是結髮的夫妻，不願意公開的鬧出事來，弄得家醜外揚，況且，目前生活決無問題，即使是掛名夫妻，也毫無關係。大脚女人却是爲了他有錢，說句老實話，做他的女兒還太小，誰不願愛上一位漂亮的小夥子，而

去要和老頭子週旋？因爲生活解決了，吃喝玩着，享受够了，只要老頭子一死，或者老頭子事情較忙的那天，還不是一樣可以坐着汽車陪男朋友兜風看戲，跳舞吃飯。

她和她有着相反的奇特的個性；大脚女人歡喜時髦，燙髮，看戲，打牌，在外面交際，不生育，肚量大，穿反皮大衣……小脚女人則歡喜守舊，樸素，唸經，燒香，吃素，在家里靜坐，兒女成行，小氣，皮袍穿在裏面。……

（三十四年三月十一日新民晚報）

本書作者其他作品介紹

(一) 鶯鶯 再版即在滬出版

(二) 諸葛亮 印刷中

(以上係話劇劇本)

(三) 桃色圈外的人 印刷中

(四) 凱旋前後 印刷中

(以上係小說)

南京救災圖書店總經理

封面設計：王如松

著者：魯軍

發行者：何劍魂

經售者：各大書局

定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初版